

四幕國防劇



叛徒

● 朱 友 作 ●

劇字
160

朱之倬著

林友

林

(四幕國防劇)

民族出版社發行

自敘

去年十月由桂林赴湘北，道出長平大道，沿途敵兵蹂躪後之景象，淒慘萬狀，幸敵蹤停留不久，即被驅走，民衆亦已相率回鄉，故社會秩序，恢復極快，然戰前與戰後，有一大不同之點：即敵蹤未至時，民衆頗因循自誤，以爲敵之兇殘，必不如所傳之甚。待敵騎一至，燒殺淫掠之暴，乃親嘗之；而知昔之宣傳者固尙有未盡其致者也。以是民衆哀傷悔恨之情，言語形容之間，既顯然可見，而信用政府，協助軍隊，嚴緊組織之事實，尤時時可見，以是知中國民衆，以教育未曾普及，民族思想落後，容或有之，而一經醒覺，即可與存爲。此實中華民族，不願做奴隸之潛存優越性，而非可任敵利用者，特後由高橋金井一帶，循次北進，此種情步，所見所聞，愈見豐富，戰區各地，幾無不類似，而燕，魯，豫，皖，情形更見顯著，由此可知敵人之麻醉與威逼，對於我智識階級之民衆之效力，僅時日間事耳。

在此過程中，輒思以此爲題材，構成一劇本，而苦無從結構，於時適有友人自敵後

歸來，須及婦女在戰地所遭之慘，以爲身被淫污，固屬痛苦，其因此而降落其社會地位，至爲親友所賤視，爲社會所嘲弄者，尤令人難堪。因而憶及報載上海某校長以受敵僞威脅，出席僞代表會議，終至投海自盡之事。與戰區婦女所遭，殆同一性質，推之則敵之奸污，固不僅及於女人，而所以爲此者，奸污並非其最後目的，而由奸污其人格以遂行其以華制華之詭計，乃爲其真意所在。凡遭受此種暴行之人，或則將錯就錯，一往不返，或則忿怒填膺，齷恨以歿，然而苟非元兇劇惡，已造成滔天之罪者，何處不能回到祖國而得中華法網與輿論之原恕。因而劇中人之林友芬及趙國材，宋伏生等於以構成（但其中情節亦顯有輕重之分）。而小桃，胡幼安，牛如虎等且竟以之代表民衆之天真無邪，爲戰區恢復之一基本潛力，作爲本劇之外環境。

劇本之概念既成，以旅途中無暇執筆，而故事亦須略與敵，故仍擱置未寫。待至今年四月，劇教一隊兩週年紀念，因未得相當劇本，乃于四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十日內卒成之。其草率可以想見。此本劇寫作之經過也。後院中以公演期近即推作者導演，乃二邊排導，一邊改正，然排演自五月九日起至二十三日止，亦爲時甚暫，故尙有數處，雖

明知未妥，亦來不及改正。

六月一日至四日本劇在桂林作第一次公演，公演之全盤設計，亦由作者擔負之，以器材不够用，故一切俱求完整，不服華美，然究因物質過受限制，並完整亦不可得。而尤以燈光爲最難湊，幸舞台效果尚佳，故觀衆頗踴躍，第一日演出費時整四小時，第二日以後，加以調整，費時三時四十分（經此次公演後再改正，約三時二十分可以演完）。公演後，桂林各報紙均有批評。陰時有過譽之辭外，實指出劇中缺陷不少。作者皆於敬讓接受之下，加以堆敲改正，惟有兩點尙須略與說明者：第一，王子久之忠厚與下愚，在作者認爲漢奸中實不乏此種實例。此種人之錯誤，在社會之傳說及流行之舊劇小說，應負相當責任，而不能以作者之令其反省，取快一時了之。第二作者原意參入一史竟成，只是說明政府對於戰區之念念不忘，及時時在推動民衆回到祖國之運動，並不會想強調其英雄作用。事實上到游擊區去的人，也未必一定是英雄。便是英雄也不能教他做人情以外的大快人心的事情，日劇中因史之達到，而存心反正的人得有歸宿，民衆得以組織。民衆與政府得以聯繫，其作用即已非小，何況此劇所欲寫出之主題，並不在此，則

更不欲計及史竟成之是否必定爲一英雄。

再，另有一意必須說明，以作排演者之參考者，林友芬以一知識份子被辱，在死活皆無意義時，自然灰心氣短，而憤慨異常，然彼之素養本爲一愛國家愛民族者，故作者對於她自第一幕至第三幕寫她時存心倒行逆施，下意識中又處處在維護愛國運動及其人物。所以自第一至第三幕是全部心理在矛盾中進行的。但環境時在變更（『皇軍』的聲勢時時下落，民衆反正的熱潮步步騰升）因此她也時時不知不覺的轉變，轉至環境最高點時，彼之矛盾亦至不得不解決之時，遂全然丟下了倒行逆施之念，於情理上似乎尚過得去，故第一幕正不必公式地強調林友芬反正之暗示，至史竟成之幾乎失敗，而林友芬居然成功，實因史人地生疏，胡幼安過於幼稚，朱伏生等亦不及尤大奸滑，而林則在敵方已有較高之信仰，趙國材之早已向其露出存心反正，更加以李桂福之洽如其時能供其驅遣，其環境實大有區別，非出於偶然，且林之反正，亦係被動，其真正的力量仍是民衆與僞軍，有此真正力量，雖史竟成失敗，雖林友芬不反正，此地方之必然恢復，仍爲遲早間事。作者於此，本意亦無必須強調林友芬英雄作用之心。

又第四幕在編制技術上本可將情節簡略一部分，台詞也更簡略一點，但寫得使欣賞能力薄弱的觀眾更明白一點，竟沒有那樣做，此爲作者之苦心，亦爲作者的愚齷，但第一次公演時，此幕舞台效果尚佳，則不加刪節，亦未爲不可。

作者對於寫劇技術，原極幼稚，故以前作品，多隨寫隨棄，此劇寫出，經公演後，朋輩及各團體函索者甚多，而油印初稿又早已用盡，加之初稿又必須修正方能合用，故決心修改付印，非敢自是，聊應劇本荒草之一格耳，付印時，作者在奔走中，一概托之民族出版社，而友人蕭峽緬先生代爲經營一切，並多所校正，尤所銘感，並此致謝。

苏友林

5

登場人物

趙四材 年三十上下的僞軍班長，後陞排長。

林友芬 二十六七歲，被敵軍侮辱備至的知識婦女。

小桃 十八九歲的土娼，胡幼安的情人，爲井上所佔有。

胡幼安 青年店夥，二十歲上下。

沈媽 女傭，四十多歲，聖婦。

曾蒲生 小商人。

牛如虎 工人，大漢，

王子久 僞軍排長，後陞連長。

朱伏生 江湖首領，被騙作特務人員，後反正。

尤大 流氓紳士，敵特務機關首要人。

桂福 僞商會會長，本鎮鴉片專賣承包人。

登場人物

林友芬

史竟成 年約二十七八，政府派來組織游擊隊的，林友芬以前的情人。

山井 此地敵特務主持人。

劉三太爺 士紳

賀容

民衆 甲，乙，丙，丁，戊及門外多人。

時間——約在一九四〇年春季

地點——華中淪陷了的一個市鎮

第一幕

佈景

一座舊式大房屋的側廳，王子久的客室，陳設頗簡而適當。右壁靠後，有門通向外間，靠前有一小窗。背窗中間是一個大窗，由窗外望可以看見庭院中的花樹。門向後去，與左壁成爲一寬大之甬道，有門通前廳（賭場）左壁近台口處有一門通林友芬的臥室；門後壁上掛有字畫。正中窗前有一方棹，棹上有茶具及其他裝飾品一二事，棹兩邊有兩把大椅。右窗下有一條棹，棹上有文具及一小花瓶，裏面插着花，條棹兩側各有一小凳子。左邊字畫之下爲一茶几及兩隻太歲椅。這屋子是舊式精緻小廳堂的全部風趣，但各種傢具略欠調和。

幕啓時，林友芬倚着方棹和趙國材談話，小桃在旁聽着。林友芬是一個身材適中的美麗少婦，但面上頗顯憔悴，且時露憂鬱和氣憤，面上塗了一點紅穿了一件素色旗袍，長腳褲。趙國材是久於行伍的軍人，聰明活潑兼有熱情。小桃是一個私娼身分，但全未脫去小家少女天真活潑的姿態，穿一件大花紋旗袍領大紅邊，短髮梳



的光光的，端正俯在方棹的左角上。

趙國材 王哥說，他還要得一會兒才能回來。今天事情可多了，井上剛才還到了營裏查問一切，並告訴王哥說，有游擊隊要到這兒來搗亂，教王哥嚴密清查。

林友芬 你王哥有你幫着，總不會有幹不了的事吧。

趙國材 嫂子，可不能那麼說，趙國材算的什麼。嫂子才真是王哥的軍師呢。

林友芬 你以為我比你王哥能幹嗎？

趙國材 嫂子，不是那麼比的，憑我與王哥同那十來年，說一句直話也不為過分。王哥除了待人好，脾氣爽直以外，實在沒有什麼長處。你呢，我雖相識不久，我可真的服你。

林友芬 你的話對，憑你王哥的長處說，也只是惡蕪忠厚而已，講到大體，實在是知道的太少。對「皇軍」雖說應當忠實，然而那麼死心眼兒的，也令人好笑。

趙國材 可不是，長是做了這邊兒的好人，就忘了做了那邊兒的壞人啦，這幾個月來他得罪本地地方多少人勳。

林友芬 好在他就有這麼一個共患難多年的幫手；要不然，我還不知要多操多少心呢。

你以後還得勸勸他，叫他不要太死心眼兒了；活動一點兒，將來錯了也有個挽救。

趙國材 可不是嗎，可是大的地方還得嫂子跟他「主一張」。（用一種挑撥的笑容說出）

假於有那麼一天，嫂子有個什麼主張的時候，我趙國材比聽王哥的指揮還願意呢。

林友芬 （會意地）國材，你太聰明了，這個話真是說的又含蓄，又透澈。不過你嫂子

已經是爲衆所不齒的下賤人，苟且偷生，不免要辜負你的美意。（從歡笑中發出慨

嘆）。

趙國材 嫂子也不要傷心，命運固然是有一定的，不過也在乎人運用，好人壞人也不見

得有一個真的標準——這些地方將來要跟嫂子領教的機會還多呢。

林友芬 好，你說話總是善於寬我的心，我到願意和你多談談，不過你對我可也不能希

望太高。我這死灰一般的心是——

趙國材 那就算是談着放心罷，（笑）我今日事情還很多，得走了。（他走向賭場門）

林友芬 你走這邊側門出去，回隊部比較近一點。趙由側門下，芬送至門，望着他

走了，才慢慢回頭）國材倒算是個有心人，可是他那兒知道我的苦處！（坐在方桌右邊的椅上，燃起一支香煙）

小桃 趙國材總是那麼笑瞇瞇地，倒還有趣。

林友芬 算是一個好人，可是也是一個精靈鬼。

小桃 你說好人壞人，究竟有沒有區別？

林友芬 （吹了一口煙）區別，有是有的——不過怎樣分得對，却很不容易。

小桃 怎麼不容易？

林友芬 我先問你：我是好人是壞人？

小桃 好人。

林友芬 你自己呢？

小桃 （遲疑了一下）這——我自己也不知道。

林友芬 是嗎？就說我是好人，除你以外，別人還是把我當好人當壞人呢？

小桃 尤大爺有一次說你挺壞，我就不高興。

林友芬 可不是嗎？如果你一定爭着說我是好人，尤大爺不是也不高興嗎？

小桃（領略似的）這倒是的。

林友芬 所以好壞頂不容易分的清楚了。

小桃 尤大爺爲什麼一定要說你壞呢？我真不懂。

林友芬 這不很清楚嗎？因爲近來井上先生很聽我的話，他說我心計狠，處處不讓他，攔住了他向井上討好的路。

小桃 所以常言說「好人難做」。

林友芬（苦笑了一下，感慨的說）我們根本沒有做好人的機會，你懂得嗎？

小桃 沒有做好人的機會？這是怎麼說？

林友芬 你不相信嗎？

小桃 難道有人攔住我們做好人嗎？

林友芬 自然沒有人攔你；可是你做了好人，誰相信你是好人呢？

小桃 爲什麼？

林友芬 你不聽人家罵我們是娼婦嗎？你懂得娼婦這兩個字的意思嗎？

小桃 這當然是說我們不正經——不過我們自己并不要做娼婦。我可以說：我的不正經，完全是別人迫着我的。有一天沒有人迫我的時候，我自然做我的正經人。

林友芬 孩子，你真是太天真了。你要知道，你一做了娼婦，人家就再不會承認你正經了，不怕你比正經人還正經些。

小桃 我就不信，難道世界上就沒有有人能原諒一個人的苦心麼？（愁苦的臉色）

林友芬 好孩子，不要難過，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原諒你。至少我已經原諒你。

小桃 其實這種日子我早不願過了。我很想即刻就逃出這苦海；可是幼安總是說現在沒有錢，沒有地方去——

林友芬 （以旁示意）不要隨便亂說。（小桃也向內門望了一下）好孩子，也許你能够脫離苦海的。錢，或者我可以幫你一點兒忙。可是我是趕不上你的，望你跟幼安都有很好的前程。（也隨着傷感）

小桃 難道你就不能逃出這圈子嗎？

林友芬 你也不必問，有些還不是你懂得的，但你總該知道：我本是有知識的婦女，自然不會想去作壞事，可是被皇軍擄了，就連自殺的機會也沒有，就被他們糟蹋了，這當然不能怪我，現在已經沒有人把我當一個人看，我又何必跳出去呢？

小桃 這道理我真不懂得。

林友芬 誰說你懂呢？可是不懂也好，越懂得越痛苦。（微微的嘆了一聲，兩人都不再說話）

（李桂福由賭場出，他是一個四十至五十歲的商人，胖子，動作略帶下流，可是并不狡猾。）

李桂福 你們兩個好親密的談話呀。

林友芬 李會長，今天賭錢的運氣如何？

李桂福 倒霉，倒霉，又輸了一百多塊。

小桃 別是贏了不說實話，怕我們吃紅吧。

李桂福 確是輸了，要是贏了，送給你做衣服穿也是好的，誰還怕你們吃紅呢？（忽然

發現小桃的新衣服。瞧，今天才真漂亮呢，這新旗袍是誰送給你的？

小桃 爲什麼一定是人家送的，自己就不會做一件嗎？——別瞧着我傻笑！

李桂福 是的，是的，你現在是井上先生的，我們瞧也不能瞧了。

小桃 再說，（以手作勢）擾你。

林友芬 小桃，別玩笑啦，你瞧，李會長輸了，肚子比以前氣得更大了，你再嘔他，氣破了可不得了！

李桂福 倒是王嫂子懂得人情，（輕薄的走向右邊，友芬却從旁溜到左邊。）近來確實有點氣，不過賭場上三百兩百個還不在乎。（他倚在方桌右角，小桃退到條桌前方立着，芬隨意走向茶几邊坐下。）

林友芬 那麼，究竟爲什麼呢？

李桂福 嘛——（一種胖子常有的短促的噎氣）因爲是說不出的苦，所以那氣就在肚子裏不得出來。

小桃 是你太太罰你跪了一夜？

李桂福 如果是那樣，倒不在乎——王瘦子，真是倒霉，上次皇軍的安民捐是四千塊，才弄得本鎮鴉片的專賣權。等到成功，又是每月一千塊錢的營業稅；這倒不管他，如果生意好，還出得起。可是前不久這裏接得縣政府的公事，本鎮每月要派銷煙土一千八百兩，而且要以全價三分之一作軍費。

林友芬 這是發財的事，是再好沒有的。越銷的多，越賺錢，又幫助了「皇軍」的軍餉，也是有功的事。

李桂福 發財！不功！可是他管你銷得完銷不完，這三分之一的數目，是要按官定價額每月呈繳的。

小桃 現在抽大煙的這麼多，不是很容易銷嗎？

李桂福 你那裏懂得，以前「皇軍」未來時，此地暗中銷售，每月不過幾十兩，現在「皇軍」雖提倡抽煙，人數多了，然頂多也不過能銷售五百兩。而且名雖公賣，其實還是私費居多。（一邊說一邊又走近友芬）

林友芬 這私費又是那裏來的呢？

李桂福 還不也是「皇軍」的。

林友芬 也是「皇軍」的。

李桂福 「皇軍」私人發出來的。他要賣，誰還敢放個屁不成。

小桃 因為不敢放屁，所以肚子就鼓起來了。

李桂福 小媳婦，有的你嚼舌頭的——王嫂子，你說這該怎麼辦呢？

林友芬 李會長，法身大，這還用得着我說什麼嗎？

李桂福 王嫂子，實不相瞞，我真想你方便的時候跟我講個情（更嘻皮笑臉的挨近友芬）

林友芬 我能跟誰講情。

李桂福 跟井上先生講講，請他告訴「皇軍」不要私賣，并且把銷數減少一點。（倚在

他的肩旁）

林友芬 我沒有那麼大的力量，我也不敢開口。你想這是「皇軍」的政策，我能去找這

個釘子碰麼？再說我這個賭場，每月也要繳納一千塊的月捐，近來賭的人漸漸冷落。

了，也到了貼腰包的時候，我還沒有敢開口請他減少呢。

李桂福 誰不知道井上最信任你呢？（拍他的手臂）王嫂子幫幫忙吧，我將來送你一件頂漂亮的衣料。（握芬手，芬避開）

林友芬 李會長別這麼輕手輕腳的，你的衣料我也沒福分穿，（李羞澀離開）告訴你！你最好請尤大爺：尤大爺是「皇軍」的有功之人，又是你承包的介紹人，你結識得他好，他自然會替你效勞。

李桂福 尤大爺我自然放不過他，（小聲說）可是他還沒有講，就借去三百塊錢。

林友芬 這是你錢多，活該上當。

李桂福 王嫂子，好歹跟我出個主意，要不然不到一年，我就要破產了。

小桃 破了產就好了，那肚子裏的氣就消了，再不要找地方出氣了。

李桂福 小桃姐你不要再氣我，井上先生是愛你的，在枕頭邊方便的時候，也方便一句吧！也少不得送你一件衣料。

小桃 一件衣料，誰希望你的？有事時小桃姐，沒事罵我小媚婦，我早恨不得一刀子割開你那鬚嘴巴。

（忽然內室一陣騾騾聲，但聽得叫『開』『開』的聲音，又聽得尤大叫：『我不開誰有胆叫我開』，又聽得朱伏生的聲音：『你做官你就得開』，然後又一陣風聲着）

沈媽 太太，朱大爺跟尤大爺吵起來了，請你去看看。

（沈下，芬與李趨下，小桃走到門口又停住。裏面聲音漸小，內有友芬勸和聲。最後聽見朱伏生：『他媽的，這次饒了你』。小桃的心漸漸的平下來，她走到右方窗子邊，若有所思，一會又打開窗子看看）

小桃 賭，一天聽得不斷，我不教他再賭了。（會蒲生拉着牛如虎上場，剛進場，會蒲生即轉身和牛談話。會是一個細瘦身材，牛是較粗肥的體格）

會蒲生 這裡不能再賭了，你想，這裡面不是明明有毛病麼？

牛如虎 尤大這東西太豈有此理了，輪到自己輸就不開了，這還成話。

會蒲生 小聲點，（揚手）事情當然可恨。可是我們不鬧，當豬子，我大不甘心，要鬧，人家尤大爺是「臬軍」方面的紅人，得罪了他可也不容易討付。所以叫你出來，我們還是走吧？（兩人轉身往外走，突見小桃）

會蒲生 呵！小桃姐，來了很久嗎？

小桃 是的，兩位不賭了嗎？

會蒲生 唔，還有點事要做。

牛如虎（一邊走）哼！他媽的，是孫子不賭。（二人下）

（小桃走至右門旁一聽，眼向外瞧了一下，面帶笑容縮進，將身子貼靠後牆立着，屏身不動。幼安由外入，只向前方張了一下見沒有人，即向前廳走去。小桃追上拉住他）

小桃 你向那裏去？

胡幼安（回頭一驚）呵，你在這裏？

小桃 你忙着望裡跑幹什麼？

胡幼安 剛剛把店子裏的事弄完了，想找你，可又怕碰上井上，只好到這裏賭場張張，想不到在這裏碰到了你。

小桃 別說得那麼好聽，看你這樣子，急急忙忙往內跑，不是急於想去賭一下嗎？

胡幼安 我真想贏一點，集下一點錢來，預備我們的事。

小桃 不要賭，到這裏來我有話告訴你。

（他倆走到條桌邊，小桃立在條桌正面，幼安立在桌的側面）

胡幼安 你有什麼話告訴我呢。

小桃 我告訴你，這樣的日子，我是再過不下去了，而且也很危險，最近雖因為井上的關係，「皇軍」不來糟蹋了，不受那些油頭土棍的欺負，可是井上很可惡，我不願意和他周旋。而且我的母親是死在「皇軍」手裏，我雖出身下賤，但父母之仇，是同樣痛心。井上是日本人，我怎麼能供他蹂躪？

胡幼安 你的話是不錯的，就是我也再忍不住了，每次「皇軍」一到鎮上，那橫暴的樣子，真令人氣憤。而且也許不久會壓迫我去當兵。不過我們現在沒有錢，同時也沒地方跑，又怎麼辦呢？

小桃 我當然不是要你就走，不過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準備，在錢的方面，王嫂子答應幫我的忙，你也不必在賭場上去妄想。人家賭場上都是吃十方的嘴，鑽鋼板的心，

連朱大爺都在裏頭弄得家空業淨，還能留一口肉湯給你喝嗎？所以牛如虎和曾蒲生剛從這裏出去，也說不再賭了。并且賭錢究竟不是正當的職業，你有志氣頂好不要去學。

胡幼安 你又是那裏搬來「文廟裏的香灰」，怪正經的。

小桃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我現在心裏非常難過；剛才和王嫂子說着，她說一做了娼婦就再不準你做正經人，這使我多麼傷心。（淚垂垂欲墜）幸而你實心實意愛我，瞭解我的苦處，不輕視我，所以我并不死心，仍然提起我的氣力，向正路上走。試究竟是不是還可以做好人。但是既然想做好人，我們就一步也不能放鬆，好早些脫離火坑，過點好好的日子。假于你又不上緊，甚至往下流裏混日子，那我也就只好安心做一世娼婦了。

胡幼安 你不要傷心，桃姐，我相信你的話都是對的。我照着你的意思去做，我不相信我們沒有出人頭地的日子。我可以發誓，我自己不好賭錢，只是因為想贏錢，所以不知不覺就賭了幾回。

小桃 凡屬賭錢誰不是想贏呢？可是你若見誰贏了一個大家事。

胡幼安 以後我再不賭了，好嗎？

小桃 好，我們以後大家規勸着，你把我托出火坑，我也幫助你做些有出息的事來。

（她馴順的倚着幼安）。

胡幼安 （忽然記起）呵，有一個消息，我正想問你深聽，你可知道？

小桃 什麼消息？

胡幼安 近來中央那邊的游擊隊在別的地方，聽說鬧得非常厲害。「皇軍」開人馬去打

，聽說還打了敗仗。

小桃 這關你什麼事？

胡幼安 因為聽得人家說游擊隊那邊是中央的統轄，所以在這裏不能安身的，一到那邊，就都好了。我聽得有許多人要走，有些還想加入游擊隊呢，我想假于我們要走得

乾淨的話，最好是到那有游擊隊的地方去，那兒才算是中國的地方。

小桃 我們又不是反對「皇軍」，我想不一定去找游擊隊。

胡幼安 我不是那樣的意思，我想你既被井上佔住了，你要走，他一定不放鬆你的，同時，這些平日欺負你的人，也一定要和你爲難。所以到了有游擊隊的地方，我們就乾淨了。況且我們究竟是中國人，而殺你的母親的仇人呢，就是日本人。

小桃 你的話不錯。關於游擊隊，我聽得井上說過：游擊隊頂可恨，在不防備的地方，他們一下就打來了，在正好要對陣的時候，他們又不知到那裏去了。他昨日還對王排長說，要好好的防守，搜查，怕游擊隊混到鎮上來。

胡幼安 看起來皇軍也不行，游擊隊不是中央軍，還這樣怕他們。

小桃 也許游擊隊有他們的特別狠處。

胡幼安 要是中央軍早不這兒就好了。我們或者竟可以不必走。

小桃 真正的中央軍還離這兒遠得很，決不會很快就來。同時，我實在不願再待了。

胡幼安 假如我們走，你問過王嫂子走不走嗎？

小桃 她不會走，你想王排長是『皇軍』底下的人，她怎麼好走呢？而且她有王排長

保護，井上又喜歡她，教她開這麼大的賭場，她也不怕人家欺負她，她自然無須乎

走。不過她總是不快活，倒是真的。

胡幼安 她爲什麼不快活，你知道嗎？

小桃 不大清楚，好像心裏有無限冤枉申不出來？

胡幼安 她誰也不怕，爲什麼會有冤枉呢。

小桃 這可難說，她和井上好，大概也和我一樣，不是他願意的。另外李四胖子和朱

伏生這些人，可就不知爲什麼也順了皇軍，她好像也很不以爲然。

胡幼安 一個頂好的人，可不知爲什麼順了皇軍，而且和皇軍做事。

小桃 據他跟我說，她也是被皇軍擄來的，經了無數的痛苦，到此地才和王排長在

起。

胡幼安 也不是正式夫妻？

小桃 自然不是（外面似乎門響，聽了一下，幼安走開，小桃對窗立着，王子久由外

入。他是一個中等身材面部表情很明顯的人，全身姿態不脫標準軍人的習慣。一手

拿着個紙包，一手提着一隻鍍鐵酒壺）

小桃 王排長，回來啦。（王不作理會，一直到方桌邊坐下）

幼安（走出一小步）王排長，你辛苦啦。

王子久（隨意望了他一眼）事情可真不容易幹。（隨手取了一把花生米，他吃着，喝着，友芬上）

林方芬 你回來啦？

王子久 他們還在賭錢嗎？

林方芬 當然是賭錢，不賭錢又有什麼事情好幹呢？

王子久 她們的確真快活。

林方芬 你還想他們不賭錢嗎？不賭「皇軍」又少了一筆收入呀！我們這裏又更加困難呀。

王子久 我不是這麼說的：我說像朱伏生，尤太他們這些人，吃了皇軍的錢糧，每日一點事也不做，弄得我一個人忙不開。

林方芬 那麼賭錢不是他們的事嗎？

王子久 他們是特務人員，也不自己做點工作。

林友芬 難道又有什麼岔子事嗎？你這樣子，似乎又生氣了。

王子久 剛才井上告訴我，說是有游擊隊混到鎮上來了，叫我們注意搜查，一定要捕獲

林友芬 有游擊隊混到鎮上？

王子久 他說是上頭機關來的公事上說的：探得中央軍省政府派人來組織游擊隊。——哼

！他們做特務的不去多探消息，臬軍又不派軍隊來駐防，單教我一排在鎮上來檢

查，有鳥用！

林友芬 你盡你的責任好了，管人家幹什麼？

王子久 可是這不比別的事，萬一查不出根底，被他組織成了身後，這裏就永遠不得安

靜了。也許井上還要怪罪於我，告訴臬軍撤我的差。媽的，好容易做一個排長！

林友芬 那麼，你告訴他們教他們努力一點。

王子久 他們是特務，除了井上，他們還會聽我的話嗎？

林友芬 說不定井上已經告訴他們了，再不，有我幫着你，也不怕他們不大家來。

王子久 要是他們暗地裡說我的壞話呢？聽說尤大也不高興你說。

林友芬 這沒有什麼，告訴你，我們要將心這樣下去，是誰也奈我不何的。

王子久 那我的一切事，要全靠你撐持。（微笑）

林友芬 你真傻，這也值得你說，好意思！（她們同時望望幼安和小桃）

（尤大口含紙烟由賭案出，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流氓紳士，因為他近來很有點錢，所以穿了一身新綢衣服，嘴上新留了一點還不甚長成的鬍子）

林友芬 呵！尤大爺，休息休息嗎？

尤大 尤大爺贏了！他媽的，宋伏生要跟我為難，他不拿鏡子照照他自己是什麼貨色

——呵！王排長，今天回得好早，（王不理，尤隨手拿了一把花生米吃，看看小桃）

桃姑娘，真不錯，近來是越長越好看了。

小桃 好看不是好看，誰要你看？

尤大 自然囉，近來是要歸井上先生一個人獨看的，當然不需要我來看。不過，你自

已也得仔細一點，別跟幼安那麼鬼祟，讓井上先生嚐到了酸味可了不得！王大嫂，你說對嗎？

小桃 你管不着。

尤大 也未嘗完全管不着。幼安，我告訴你，你自己也知趣一點：生意買賣人跟一個私娼毫無顧慮的鬧，也不像樣。要是井上一不高興了，你就吃不吃。

胡幼安 （早就忍不住了）尤大爺，你也教訓我嗎？

尤大 在街坊上講，我算是你的長輩，我有話當然得講。

胡幼安 哼，像尤大爺才真配教訓人！

尤大 他媽的，我教訓你，你還不願意？小雜種，我還要揍你呢。（趨前要打幼安）

胡幼安 你揍，我怕你，（挺身向前，芬挺身攔住）。

林友芬 幼安，不許你開口。尤大爺，你這是何苦，年輕的人，不聽話，也就算了，何

苦爲他來生氣了呢。

尤大 （退了）以後再嘴強，我叫你認識我。

第一幕

胡幼安（向外走）我認識你，他媽的，（輕聲）漢奸。

尤大（沒有聽清）你講什麼？

林友芬 沒有什麼你坐坐。

（小桃跟着往外走）

林友芬 小桃，你往那裏去？

小桃 回去。

林友芬 沒有事，再來玩。

小桃 也許待一會又來（在外）

（芬歸坐條桌左旁，尤回轉望着門一會然後開口）

尤大 他媽的，小娟婦也儼然是個人啦。

林友芬 小孩子，沉不住氣，尤大哥何必跟他過不

尤大 好意教訓教訓他們，真是太識相。

王子久（早就想插入，現在可有了機會了）尤大爺別爲這些事操心，我跟你談談正經

話。

尤大 呵，王排長真的，我也想和你談談，被這小媳婦和小雜種鬧開了，我告訴你，近來聽說中央軍的游擊隊要到這一帶來活動，王排長，這鎮上的治安是你的責任，你可得小心一點，

王子久 是的，縣政府有公事來了，井上先生也說要我嚴加查察，可是這毫無線索的事，情教我怎樣去查呢？

尤大 我跟你講，因為這是你的責任，你不要太大意了。

王子久 尤大爺，我想你那兒，關於這些事情，或者有些情報吧？請告訴我一點。

尤大 因為這也是你的責任，所以我教你當心一點。並且這就是情報呀，你可不能又卸到我的身上來。我只能對井上先生負責哪。

林友芬 尤大爺，我說你可真長進得快，什麼責任長責任短，是那一天學會的呢？現在居然用得這麼活溜溜的。

尤大 (看了一下) 嫂子，你可別笑話我，我尤大時至氣化，做那一種事，就說那種

話哪。

王子久 可是能够說那一種話的時候，也就應該做那一種事吧？你既然是特務人員，場情報上你也不能不有一點責任，別推得太乾淨吧？

尤大 (遲疑) 這個——

林友芬 (笑) 我看你應該同我們王排長「會同辦理」才對啦。

尤大 我看這是鎮上治安問題，隨時請王排長直接辦理好啣，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只與井上先生吩咐我的時候，我一定幫忙。

林友芬 井上先生難道還沒有吩咐過你嗎？

尤大 沒有，沒有。

林友芬 (笑) 那麼，我可以去請示井上先生教你幫着我們王排長。

尤大 王嫂子，這又何必呢？反正我願意幫忙就是哪。

王子久 只要有一點線索也就好辦了。

尤大 我可以叫伏生他們那班人多注意，去訪查一下消息。

（朱伏生出，剛到門口似乎被人拖住）

朱伏生（剛退出門的時候對內說）不來了，我已經輸光了。

內聲 再來幾下，也許可以贏點回去。

朱伏生 不行，不行，我不來了。

內聲 我們不必留他了，我們還有四個人打牌好了。

朱伏生 好的，你們打牌，我走了。（轉身似乎沒有見人）媽的，真不是人幹的。

尤大 輸得精光了吧？這不活該，自己一雙黑手，還找我搗麻煩。

朱伏生 你贏了得意是不是？可是賭錢也得講點規矩，不講規矩贏了有什麼面子？

尤大 誰不講面子，伏生，講話放明白點，別拖泥帶水。

朱伏生 哼，朱伏生講話向來不含糊，姓尤的算我認識你一場，今天饒了你。

尤大 姓朱的，難道你還有什麼屁放？（兩人逼面了）

林左芬 得了，得了，一個英雄，一條好漢，算着了我的面子，誰都饒了誰好不好？（

欄中擱開，把尤大安置在坐位上，然後把朱安置在條桌旁）

尤大 是有道理就要當場不依。

林芬（又回頭制止他說話）尤大爺你少說一句成不成？（尤大沒有話說，回頭又對朱伏生）伏生，你也真不長進，尤大爺贏了也不是外人呀。

朱伏生 我再也不賭了，媽的，這賭場上讓我看穿了。

林友芬 快別這麼說，那像你一樣看穿了，我這賭場不要關門了嗎？那皇軍的一千塊錢一月教我從那兒去要呢？

朱伏生 王嫂子，我到不一定爲的輸錢。平日假仁假義講朋友，一到賭場上可真教人看穿了。

尤大 伏生剛才的事，看在朋友份上，算是我讓了你一步，可別不識相。其實你再賭不賭，與別人什麼相干呢？現在，我告訴你，在你的公務上，你得注點意。

朱伏生 什麼？公務？

王子久 是的，我剛才還和尤大爺談着：現在據說游擊隊有到鎮上來活動的消息，我想請你們幾位幫幫忙，大家出去訪查一下。

朱伏生 哼，查訪，這玩意兒我過去到是幹得不少。可是現在輪不到我了，自然有那會經領賞開報銷的人賣力。

尤大 伏生你說話總是帶着刺的，你今天是怎麼啦？告訴你，雖然王排長剛才說的很客氣，其實是井上先生吩咐下來的事，並不是我尤大爺「腰河裏發水」，怕不由你不去吧。

林友芬 怎麼你剛才不是說井上沒有吩咐過嗎？

尤大 唵——（急轉）是的，是井上叫我吩咐伏生他們去做的。

朱伏生 告訴你吧，是你尤大爺吩咐也好，井上先生吩咐也好，我朱伏生鹽子吃錫餬肚裏有數。

尤大 難道你不服井上先生指揮嗎？

朱伏生 （遲疑一下）我服不服用不着先和你說。

尤大 咱們以後算賬好了。

王子久 尤大爺別生氣，伏生就算這一次是我請你幫忙吧。爲得本地的治安，你可多鑒

力。

（小桃上）

小桃 王排長，尤大爺，井上先生請你們過去談話。

尤大 談話？你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嗎？

小桃 誰知道你們的，大概是你們的什麼公事吧。

王子久 一定又是游擊隊的事情。（二人走了）

朱伏生 游擊隊的事情？

小桃 是的，井上在那兒發脾氣，說是又得了什麼報告，這裏確實有人來了，爲什麼

兩天還沒有查出一點線索來。

林友芬 伏生，你也真該去盡點力。

朱伏生 媽的，還盡力，不幹的時候，我朱伏生有吃有喝；幹了這買賣，窮不算，還遭

千人罵。

林友芬 你做了，還是可以得賞嗎？

朱伏生 除了尤大，王八入的，誰看見獎是圓的，是方的？這以後的就算是知道什麼，

我也不管了。

小桃 朱大爺你真知道游擊隊在那裏嗎？

林友芬 你要是知道一點消息的話，我可以代你把賞領了來。

朱伏生 還領賞呢？告訴你，我現在有我的想法。

林友芬 是一個什麼想法呢？

朱伏生 我當然不能告訴你。

林友芬 不是你平常有事并不瞞我嗎？

朱伏生 現在可不像從前。

林友芬 難道我壞過你的事？

朱伏生 雖然你對我並沒有什麼壞處，可是這種事你曉得也沒有用的。

林友芬 是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壞女人？

朱伏生 因為你是一個漢奸；而且是王排長的妻子。

絲友芬 難道你就不是個漢奸。

柴伏生 我現在想着的，我正是想回轉頭來做一個中國人。不然，我真當一世漢奸不成？

絲友芬 (揮手止他) 伏生，人家聽着可不是好玩的。——不過剛才和尤大吵了幾句，你爲什麼變得這麼快？

柴伏生 告訴你：也不知道是誰傳出去的：這幾個月在街上一走動，總有人指着罵漢奸，聽了又氣又難過。

小桃 那麼，朱老爺你也要當游擊隊去嗎？

柴伏生 (望他一眼) 你媽的，小娼婦，別是想討口風告我！

絲友芬 小桃，別隨便亂說。伏生，她倒是不會告你的。我自然也不會和你爲難，去討別人的好。可是你自己說話，到真該留心一點。尤其是對尤大，你可別以爲人家都是你一般爽直的。

柴伏生 他難道還能奈何我？

林友芬 你知道他的後面還有誰？——你真想怎麼做，你自己做去好了，拿在口裏唱什麼？

朱伏生（醒覺似的）我就是這樣沉不住氣。當我忽然想到我竟是一個漢奸的時候，我心裏一急，就想把自己殺了，同時也想殺了那班狗食的。

林友芬 那何以前爲什麼加入到這裏來的呢？

朱伏生 誰知道？我當時並沒有想到這些。我還以爲我朱伏生出頭之日到了呢。誰知道什麼『皇軍』，『維持會』，『特務處』，都是一班狗雜種幹那喪盡天良的專的。

林友芬 現在你可明白了！

朱伏生 我就不懂；王嫂子，我看你事事比我見得到，爲人心地也好，你爲什麼也上了這個道兒。而且有時竟至糟塌自己呢？

林友芬 伏生，這就是我比你更苦的地方。

朱伏生 爲什麼？

林友芬 因爲我是一個女人。

第一幕

宋伏生 女人難道就有什麼不同？

林友芬 女人本來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女人在社會上是另有一種看法的，所以女人自己也只好看得不同一點，當了姨子想起牌坊，是永遠不可能的事。你知道嗎？我的罪過，不止是當漢奸，因為已經犯了的毛病，實在太多了，所以我也沒有打算往好的路上走。

小桃 嫂子，你說的話，我都認為很有道理，我就不贊成你對你自己這種意見。

林友芬 這也許是我太心灰意懶了，——可是小桃，我真希望你們這一對，美滿的離開這離離的地方。

宋伏生 怎麼？小桃要離開這裏？

小桃 那我也要告我去？

林友芬 你別把小桃看輕了，她才有志氣呢。

宋伏生 井上肯讓你走嗎？

小桃 管他那麼多，我可沒有賣給他。

林友芬 告訴你罷，她和幼安早已是一對好夫妻，他們……

小桃 嫂子！（以目示意，叫她不要說下去。）

朱伏生 看不出小媳婦到有主意。

小桃 朱大爺，各人有各人的苦處，別那麼瞧不起人。小媳婦，小媳婦，難道我一輩

子是小媳婦嗎？

林友芬 你這才知道傷心了？可是，不要緊，朱大爺不是有心罵你的，他不過是社會上

一張很普通的嘴，……伏生，你也真該留心一點：你覺得漢奸兩個字對於你是傷

心，那麼你應當知道媳婦兩個字兒對於女人是怎麼樣傷心的。固然，你不是存心做

漢奸，難道女人又都是甘心做媳婦嗎？

小桃 你再叫我做媳婦，那我以後就叫你漢奸。

朱伏生 好，好，得了，我叫你小桃姐，這可行了罷！

小桃 誰和你姐呀妹呀的？不隨便糟蹋人就够了。我可問你，你真知道游擊隊在那兒

嗎？

小伏生 你老是問這個幹嗎？

小桃 我想和幼安逃到那裏去。

小伏生 急甚麼，知道了，我不也會去的，王嫂子，我現在也得回去了。（他起身走了幾步又回頭）我也許去探聽探聽，是不是真有游擊隊來了，可是尤大似乎已經不懷好意，這兒有什麼事，還得請你照拂。

林友芬 你走吧，自己說話可別太爽直了。同時，你要幹什麼，可也別把我牽進別的花樣裏邊去。這一邊我自然替你照拂。（朱走了）小桃，你也回去看看，聽井上先生和王排長他們說些什麼，有要緊的事，可即刻來告訴我，我也得休息一下。

小桃 是啦！要是幼安來了，你可得叫我一聲。

林友芬 小鬼頭，你只惦記他（桃下，芬退回立在窗子旁邊）好：你們都有前程，各人幹各人的吧！讓我看看這一齣戲吧。（沈鬱的坐下，賭室內有叫喚聲）

聲 王嫂子，我們牌不打啦，你來把頭錢結清一下罷。

林友芬 是啦，你們要走的先走吧。（進去，台上至了片刻，驟然一個人頭在右窗出現

，向內張了一會，就走進門。他就是史竟成，是二十七八歲的壯大漢子，一身藍色的工人制服，面色黑中透紅，一看知道是久經風塵的。他正在張望，忽聽後面有聲音，他急忙藏入臥室）

林友芬（在內的聲音）李胖子，你得尊重一點，別那麼流氓似的。（她由內閃出，李桂福也跟着出來）

李桂福 王嫂子，你也別那麼吝嗇，你就多了我李胖子一個嗎？（把甯子放在棹上）

林友芬 刮千刀的，你知道我有多少？這又輪到你強嘴啦。

李桂福 以前的且不說，維持會周主任，井上和尤大，還難道也沒有嗎？

林友芬 你看見了？

李桂福 還不見天日的事誰還讓人家看呢？心照不宣好了。

林友芬（變爲嚴正的）李胖子，告訴你，以前是他們的世界，我是被人家挾制着的，誰生來是賤骨頭不成？現在你去打聽打聽：他們可敢再胡鬧。在人吃人的世界裏，你李胖子吃得消，就來那麼一手罷！

李桂福 得了，得了，王嫂子，何必生氣呢？算我李胖子不識時務好了。我李胖子只有恭維孝敬的心，還有一點要強的心嗎？

林友芬 這不結了嗎，天氣也不早了，你嫂子還得休息休息，你肯孝敬，明兒多帶點銀來賭。

李桂福 我走，我走，可是我昨兒托你的事……

林友芬 有機緣替你進行進行，你走吧。（他出去了，——但是忘了拿帽子——她送至門邊，疲勞地走至條桌邊，史從房裏出來。）

史竟成 友芬！（友芬轉身，大驚注視）

林友芬 你？

史竟成 是的，我，你沒有想到吧？

林友芬 （定下來，真摯而熱烈的）真想不到！你是什麼時候到我的房裏來的。（走近去握他的手，史一退，芬猝然醒覺，面一紅，慢慢的退到桌邊。兩人呆了半天，沒有言語。這時，李胖子緩緩又走入，剛走到門口，就嚷着）

李桂福 我把一頂帽子丟在這裡，（忽然看見史，注視了一下）這位好像是在那兒見過似的。（史大驚，但即刻鎮靜下來，招呼着）

史竟成 喔，喔，我姓王，你是……李會長？

李桂福 是的，啊，姓王，……

林友芬 （有了主意）李會長，他是王排長的弟弟，今天才到這裏來的。

李桂福 好，好，王嫂子，我走了，免得妨礙你們叔嫂的談話。（他一邊走一邊說）
，是，很面善。（他出去了）

史竟成 我們還是談話吧。（走近）你爲什麼弄得現在這個樣子？

林友芬 （遲了一下，嘆了口氣）這不是一口氣說得來的。我的遭遇真是太慘了！

史竟成 你是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婦女。

林友芬 是的，可是我的知識能力都不够應付這種遭遇。

史竟成 你這裏的生活似乎是很下流，聽說你這裡是一個賭場。像李胖子這種人，你
和他們能糾纏得來，你這是怎麼的？我簡直弄不清楚。

林友芬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如果我是弄得清楚的話，我也就不會是這樣了。

史竟成 唉！像你這樣的人，爲什麼能這樣幹呢？

林友芬 竟成，你不要一時逼得我太苦，你能耐心等待一會兒的話，我們可以慢慢的談。

（史退後，立在方桌邊）你是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的？

史竟成 我一到這裏就知道，因爲你這裏名聲很大，『皇軍』開的賭場，街上每一個人

都知道。

林友芬 那麼，你是來看我的？

史竟成 我當然想見見你。

林友芬 你知道我是在這裡胡混麼？

史竟成 我可想不到你的生活是如此黑暗的。

林友芬 你僅僅知道這裡黑暗嗎？

史竟成 總本會再有光明。

林友芬 那當然。但是你也知道在黑暗中的痛苦嗎？

史竟成 既然很痛苦爲什麼又進來了呢？

林友芬 告訴你，這就是由于我奇難的遭遇來的。

史竟成 那麼你說說看，你的遭遇究竟怎麼樣？

林友芬 竟成，假如你是想做新聞記者，我可以告訴你。可是你不要因爲我太傷心，太憤懣，因爲那已經是不值得的啦。

史竟成 你說，我或者不至于。

林友芬 自從你離開了我兩個月之後，家鄉就淪陷了。我因爲負了學校裏的責任，就沒有能早逃出來，而本地方又毫無自衛的組織，所以日本人來了之後，就只有任他們蹂躪。

史竟成 那你至少也應該避開。

林友芬 這我何嘗不知道，可是我們一村子的人，都避在一個山谷裡的時候，他們竟來親山了。在這突然遭遇之下，除了一些壯丁逃跑或死亡之外，一羣婦女就都做了他們的俘虜。

史克成 那你又怎麼樣呢？

林友芬 你說我能够怎麼樣呢？

史克成 你就毫無反抗的表示嗎？

林友芬 連自殺的自由也是沒有的。

史克成 以後呢？

林友芬（憤激的）那還用問嗎？自然是被這些禽獸任意蹂躪。（在憤恨萬分之下，沉

默起來）

史克成 萬惡的東西，竟無人性至此。

林友芬 他們把我當一件日用品似的，輪迴使用着。分成一組十個，名之爲慰勞班，二

直帶到這裏，我的悲傷憤恨，也漸次消失，我已經不把我自己當一個人。他們玩弄

着我，我也任其玩弄。於是他們叫我當班長，叫我有部份的行動自由。再次，他們

利用我作些另外的工作。

史克成 所以你現在替他們開着賭場。也做些其他無恥的事。

林友芬 是的，丟開了人的心情，但仍運用着人的聰明才智，烏烟瘴氣的活着。

史竟成（氣得無可奈何，一轉身坐下，長嘆一聲，上身伏在桌上）。

林友芬 竟成，你是怎麼啦？我剛才不是說過，叫你當作一段奇聞聽嗎？你爲什麼要這

樣氣苦呢？

史竟成 想不到！想不到！

林友芬 當然是想不到。不過在這世界裏，你應當承認是無奇不有的——你應該看空二

點。

史竟成 你能這樣看得空嗎？（停了一會）友芬，你應當還記得：我們過去是怎樣自負的。我們有過怎麼密切的關係，我們在那上面建築過如何美滿的理想，而今日見面，我們變成怎樣了？我所見到的你，我所聽到的你的經過，竟是如此！唉，我這時真不知道如何來形容我所受的打擊。

林友芬 這是當然要使你萬分難過的。可是你能說這是我的錯嗎？在落難的時候，我想到你，想到我倆的愛情生活，我是曾經感覺到我的血管是條條裂開了，腸是寸寸的

錯了，而且想到我的清白父親的遺體，我明知護女的地位，所以我時時找一個機會去死。然而不行，刀，兵，水，火，他們都不讓我接近。我的思想於是回復到另一方面，我想死究竟是弱者的表現，我應當向侮辱我的人加以報復。於是我決心活下去，我順着他們來，去等待一個可以報復的機會。

究竟放 可是你現在不是爲他們工作着嗎？

杜衣芬 現在嗎？是的。但也不一定爲他們。這就因爲我的思想又變了：當我恢復了自由的時候，我同一切人交接的時候，我被人家罵爲娼婦，目爲無恥之尤。每一個人都望着我輕輕的冷笑，那自命爲正人的，用眼睛瞟我一眼，隨即回頭吐出一口唾沫後走開。那一般滑稽却隨時走近來調笑，以爲這是一個比娼婦更下流的玩意兒。到了這種情形之下，我的向敵人報復的心便冷了，我想人家既不以我當人，我又何必以人自待呢。因此死既然太遲了，報仇也是多餘的，便只是存心混下去，而因爲一般人還有借敵人的力量來欺負我，所以我也只好借敵人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倒不是真有人爲他工作。

史竟成 你是這樣來混日子，你就沒有想到還是漢奸嗎？有想到你會經立志獻身國家

民族嗎？

林友芬 想到的，在過去我想到我對不起國家民族，正如對不起我的父母，對不起你一樣。然而現在都談不到了，你想中國現在還少了一個比娼婦還下流的女人做他的太陽國民嗎？我如果仍以中華民族的國民自居，口口聲聲從事救國工作，也許正足以增加中華民族的羞恥國。（此時史漸漸平靜下來，他心想到另一件事）

史竟成 聽說你已經嫁給一個偽軍排長，這是真的嗎？

林友芬 是的，因為在此地混熟了，他雖然是一個租人，但為人很忠直，所以兩人就同居了。

史竟成 你能同一個租人合得來嗎？

林友芬（苦笑）有什麼合不來呢？在鬼賊的世界裏，有一個忠直的人，已經是一個奇蹟了。

史竟成（沉吟的）然則你也很忠于他？

林友芬 竟成，和你坦白的說吧：經過了如此之多的變化以後的我，難道還想叫我重溫舊夢，繼續和你相愛嗎？——請你爽直的說一句：你還能愛我不能？

史竟成 ……………（退走了）

林友芬 不能吧？何必沉吟呢？假如你還能用你的愛情來愛我，那末，王排長也決沒有資格來做你的情敵。

史竟成 ……………

林友芬 你也不必難過和傷心，事實上教我們離開，我們就不得不離開。我呢，是恥辱餘生；你呢，有你光榮的前途和事業。我們把以前一段歷史割斷好啦。難得我們今日有一次會面，我們談談別的好吧？

史竟成 那麼，我這一次是完全失敗了。

林友芬 難道你除了看我以外，還有別的事嗎？

史竟成 既然談不上，也就無須乎說了。

林友芬（忽然悟到）呵，你是來這兒組織……………

史竟成（趕緊先用手止住他，然後說）你怎麼知道的。

林友芬 此地已有情報，不過還不十分清楚。

史竟成 爲了你不能有所幫助，我也就無須多說。可是看在以前的情份上，我希望你爲我保守秘密。

林友芬 我不會把你來到這裏，吐出一個字給別人聽。可是我也希望你一切都不牽涉到我。而且我應當忠告你，此地是相當危險的，你應當特別謹慎，敵人宮侍防是相當週密的。

史竟成 我知道，我可不可以問你：此地的人心究竟怎麼樣？

林友芬 我可以告訴你一點，當敵人初來的時候，是一派順民心理和漢奸的活動。現在可有了轉機了；因爲敵人的壓迫和殘暴，人心已經起了祖國的思想。而漢奸的內部，漸漸趨分化，你好好的去做，這是時機。

史竟成 此地有一個朱伏生你認識嗎？過去在江湖上有一點名聲的。

林友芬 你認識他嗎？

史竟成 是的，他現在怎麼樣。

林友芬 他也是漢奸，可是似乎也不願再混下去。

史竟成 你真不能多幫助一點嗎？

林友芬 我已經告訴你，我是存心過混帳日子，我不能讓下賤與光榮，辱罵與捧場，組成更痛苦的痛苦，來分裂我的安靜。

史竟成 假如有人要將你做漢奸處置呢？

林友芬 我甘心，我本來已經是漢奸，一般人看漢奸并不比看下賤女人更壞。

史竟成 那我們的話算是說完了。

林友芬 說完了（她幾乎哭了）僅僅是這樣，已經翻起我無限的心底的疼痛。我願你以後不再來擾亂我。而且現在正是你走的時候，也許別的人即刻要進來的。

史竟成 好，爲得過去的情份，我尊重你的意思，我告別了。

林友芬 恕我不能再留你。（史向前與林握手，芬很勉強的和他握手）現在這些文明的動作，我已經做得很不自然了。

林友芬

(史出，林無意識的跑到門口望了一下，回過頭，倚在門上)

林友芬 他走了，(醒覺似的)一個多麼悲慘的重逢！(停了一會)不要怕他，再要事

運下去，不會有好結果的。

——幕下——

第二幕

【時】在第一幕後的第三天，早八點。

【景】友芬的臥室，房子頗小，堆積的東西甚多，但仍顯得頗爲精緻，室的後方左角是
一張床，床上被尙未疊好，顯得床上的人才起來。床左爲一屏風，床與屏風之間的前面，是一個短沙發，沙發旁有一隻茶几，屏風的左邊牆壁斜向前方約五六尺，上面開一窗子；窗子下一長方桌子；桌上有一小花瓶和玩具之類的東西，也有幾本小說書籍和簡陋的文具。當牆壁又轉向前方的角上，放着一架，上面手巾肥皂之類，很齊備。左壁下亦有一短沙發。右壁床前爲一台櫃，再前爲一衣架。台櫃上有一盞燈，及一座自鳴鐘，另外有些友芬愛好的東西，如一個描金玻璃茶缸，或銀色像框之類；再則茶壺及茶盅香燭筒是決定有的；另外有一個紙盒子，裡面有大小兩尊梳子。衣架上有王排長的軍裝及友芬的艷色旗袍，右壁近台口處則爲一雙合門，通啓室。

幕啓時，正是他們夫婦起床之後。王排長在房中間把他的軍裝褲穿上了，再穿他的上衣，然後繫皮帶。友芬穿着睡衣，在洗臉及收拾頭面。王排長一切整理好了，然後燃了一支烟，坐在躺椅上看友芬化妝，可是友芬並沒有望他。

林友芬 你就上隊裏去嗎？

王子久 (看了一下鐘) 現在八點十分，八點半去還不遲。

林友芬 請你把台櫃上的梳子拿給我。(他起身拿了) 不是，是那把小的。(他換了給她。她對着鏡子梳頭髮，他站在旁邊看着) 你今天怎麼這麼閑着似的？

王子久 是的，(微笑) 今天算是心裏安靜一點，因為昨天晚上井上是那樣原諒我，而且另外請皇軍派一部份人來駐防，我就安心得多，就是睡也睡得好一點。

林友芬 皇軍又派駐防軍？不是剛撤去不久嗎？

王子久 是的，因為據說有游擊隊來活動，井上怕我兵力太薄，照顧不來。

林友芬 你很感激井上是不是？

王子久 那自然，井不僅是這件事，以前升排長，也就是他的力量！

第二幕

林友芬 假於不是我跟他說情，你能勸得過尤大嗎？

王子久 那自然是你對我的好處，可是因為我們是夫妻，我就不必時常現在嘴上。

林友芬（笑着回頭）因為這是應當的，你就把牠忘了。

王子久 不是這樣的，我是把你的好處穩穩的記在心裏，我怎麼能忘了你呢？并且我有你這麼一個妻子，也還是井上對我的好處。

林友芬 是這樣的嗎？

王子久 不是嗎？要不是他勸我嫁了你，我怎麼能娶到你呢？

林友芬 那麼，要是我不願和你混在一起呢？

王子久 那……（此時友芬的頭髮已經梳好了，完全轉過身來和他說話）

林友芬 那怎麼樣？

王子久 那算我一世倒霉……可是你不會的。

林友芬 爲什麼呢？——請你把我的旗袍拿給我，（王去替他拿旗袍，芬一面整理內衣）

（面再問）爲什麼我不會呢？

王子久 因為……因為你這樣待我好，你自然不會離開我。

林友芬 傻東西，你就這樣死心眼兒，（她接了衣服來穿，王幫她提起衣袖，讓她伸進手去）

王子久 我這人一向就是這樣死心眼兒的。

林友芬 （她一面扣紐，一面說）我告訴你，有時你心裡也得活動點，忠心固然是好處，也不要太自苦了。

王子久 你是說對於公事嗎？

林友芬 不是你那些公事，還有什麼呢？你想許多人都只撈錢，不做事，你又何必那麼賣力呢？

王子久 要是皇軍怪下罪來呢？

林友芬 我自然替你照顧，不讓人家來怪你。

王子久 可是我心裏是不安的，人家『皇軍』在這裏鎮上，就靠着我們這一排人維持秩序。

林友芬 假于要是壞了事，你的過錯不也大些嗎？

王子久 可是那不會的，井上就常常說我是挺忠實的。我一個當弟兄出身的人，做到了排長，就因為我對公事不馬虎。

林友芬 喲！一個排長多抖呀？

王子久 你不要笑我，像我這樣，確實不容易呢。而且將來我也許竟升到連長，只要我處處小心。

林友芬 假于要有游擊隊來拉你，你是決不會到那邊去的？

王子久 人生以忠義為主，我事了『皇軍』就得對『皇軍』盡忠。

林友芬 可是你不是中國人嗎？

王子久 可是我吃的是『皇軍』的糧，正如黃天霸跟了施大人一樣，不能再改的。

林友芬 （覺得他天真得有趣，笑着點頭）世界上的忠實人，得算你第一，可是黃天霸

這一流的道理，也只有你才信。

王子久 你不要以為我這是蠢，其實我也想得很有周到的。你看跟我一塊兒出來當兵的，

多少人是比我聰明，比我能幹的，可是他們怎樣呢？除了一兩個比我好以外，其餘的不是死了，就是十幾年來，還是一個大兵。你看趙國材不是又能幹又活潑嗎？他是和我一道出來的。可是他怎麼樣呢？他這一次還是我看了老朋友的義氣，才升他做班長。要不然，不也還是一個大兵嗎？這就因為他心裡太靈活了。

林友芬 率性一般老兒都扯出來了，這也有得你說嘴的，告訴你吧：我落在你手裏，我才不甘心哩。

王子久 那我知道，真講一個配一個的話，我是配不過你的，所以在結合以後，我一方面非常愛慕你，一方面却時時怕你走。所以我只是想做點什麼對得起你的事，讓你丟不開我。

林友芬 但是你做了些什麼呢？（王不答）可是這幾個月來你的誠實到真感動我不少，你放心吧，我也許不會再走了，可笑是這一般混蛋還時常找我糾纏呢。

王子久 我知道，你會對付得他們很好的。

林友芬 他們在現在自然奈我不何，不過總有點討厭。

王子久 那麼我們想法子離開這裏，讓『皇軍』從這裏把我調開，讓你能安靜一點。

林友芬 你是這樣想法嗎？

王子久 是的。

林友芬（微笑）只怕已經弄得像我這樣的人，再不能安靜過日子了。一安定下來，讓我記起以前的種種侮辱，痛苦，我不死也會發狂了。

王子久 那就隨你的意，你愛怎樣混，就怎樣混好了。

林友芬（她隨便走開向條桌）近來我心裏又多了一件難過的事，我更覺安靜不下來。

王子久 那甚麼事呢？也許是你想得太多了。

林友芬（背靠着條桌說）事情到不必告訴你，可是因為這件事也感覺得你待我更難得。

王子久 你既不願告訴我，我也就不問了，不過你應該愛惜你的身體——你近來似乎又瘦了一點。

林友芬 你看現在不是九點鐘了嗎？你該去了吧！

王子久：（望了一下櫃台上的鐘）是的，我要去了。（他整了一下他自己的服裝）友芬，我去了，只要事情一完，我又回來陪你。（他望著她）友芬，你真是有點憂鬱的樣子。

林友芬：（一笑）沒有什麼，你去吧！

王子久：（輕輕地，留戀地）好，我走了，（他出去了）

林友芬：（思索中，微笑着自言自語）是這麼忠實的……（看錶寫還沒有盡，走去把床上整理好）

（小桃入，她穿着睡衣，外面僅罩一個長襯衫）

小桃：嫂子，你剛起來嗎？

林友芬：起來和王排長說了一會兒話，他剛出去。昨天晚上我走了之後，你那裏沒有什麼事情了嗎？

小桃：你走了之後，井上信了你的，把尤大叫來罵了二頓。說他只一個人自作威福，沒有跟『皇軍』做出一點成績。那時朱伏生也在那兒……

第二幕

林友芬 他不罵朱伏生嗎？

小桃 自然也罵囉。那時我真就心，怕朱伏生沉不住氣，可是事情真奇怪，昨兒被井上罵了，竟一句口也沒有開，只那麼『是』『是』，一個新兵似的。

林友芬 他不像平常一樣趁口直囉嗎？

小桃 不，當尤大把事情對他身上推的時候，他也不像從前一樣挺撞他。真有意思呢，弄得後來，井上反而安慰他，說他真直，不像尤大狡猾。同時教尤大在三天之內把游擊隊的案子破獲，否則就不饒他。同時他還說有些事要教你管照管照。

林友芬 那麼，朱伏生呢？

小桃 到是朱伏生向井上說自願每天出去查訪。

林友芬 (自言自語)這大概是他們接到了頭啦，他們會在一起做了。

小桃 你說什麼？

林友芬 沒有什麼——你這兩天看見幼安嗎？

小桃 還是前天見着的，昨天還沒見着呢。

林友芬 他沒有對你說什麼嗎？

小桃 他非常急，他決心要幹游擊隊，他正找朱伏生商量這事。我也有點急，我真不願再跟井上混了。自從我聽了幼安的一些話，我尤其把井上恨透了。

林友芬 你說幼安又和你說了些什麼大道理。

小桃 還不是那些。

林友芬 「咱們是中國人，他們是日本人，咱們被日本人欺負了」？

小桃 是的。他還說：「我們跟『皇軍』都是有仇的，我們的父兄姊妹死在他們手裏的不少，我們不僅要避開他們而且要報仇」。又說：「要過安靖日子，只有把日本鬼子趕出去」……

林友芬 你都信他的嗎？

小桃 信的，一想，實在教人相信。本來我媽就是死在他們來的時候那些亂軍手裏。

不過那時我雖然痛心，却不知道這也可以報仇的，同時我也想自己實在是太沒有力量了。後來他們說聚起許多有仇的人，大家報仇，自然可以報。我一想，當然我也

是一個，就可惜我太沒有力量。

林友芬 你想報仇？

小桃 是的，你想我媽死得那麼慘，還不痛心嗎？我想你也是一樣，要不是『皇軍』，你一個先生小姐們，爲什麼會這樣呢？我想你一定也是有心報仇，所以我今天來跟你商量，假如幼安他幹游擊隊的話，我們應該怎樣呢？（友芬漸漸變爲沉鬱，一時沒有答覆）嫂子，你說吧！

林友芬 好妹妹，你真太使我傷心了，仇是報不了的，我也沒有心報仇了。

小桃 這是怎麼啦！你難道不恨日本鬼子！

林友芬 恨是當然的，可是不報仇，這鬼世界裏還有我的份兒，要是報了仇，我可不知道我應該安身在那兒。

小桃 那麼，你不贊成我們的辦法？

林友芬 在正理上應當照你的做，可是我不能夠。

小桃（沉默半響，她不懂這些意思）那麼幼安真的幹游擊隊去，我應該怎樣呢？

林友芬 我自己還沒有辦法，如何能够跟你出主意呢？

小桃 不，不，要你說，你說說，（正在用一種孩子氣纏着的時候，外面有腳步聲，

小桃走到門外一看，即時又轉來。）

小桃 井上先生來了。

（井上入，井上是三十多歲的日本人，嘴有一點鬍子，眼光頗爲銳敏，說一口中國北方話頗正確。）

井上 小桃，（他的眼一直不離小桃）一清早你就隨便出來了，也沒有告訴我一聲

小桃 （畏懼而略帶忿氣的）到王嫂子這兒來，也要和你講嗎？（桃退到床角上）

井上 一開口就沒有禮貌，不是和你說，教你處處學規矩嗎？看，僅僅穿着一件襯衣

就往外跑，成什麼規矩！

小桃 當孃子還用着那麼些規矩？

井上 孃子更要有規矩，在日本不習禮貌，沒有規矩，就是最下等的妓女。

小 桃 好吧，我……（芬趕緊以目示意，教他不要說下去。）

林 芬 井上先生。你請坐，我真沒有想到你還到這兒來呢？

井 上 （微笑）我怎麼不來呢？可是也得要我有工夫呀。（他坐在躺椅上，友芬靠在條棹邊。）

林 友 芬 井上先生還是第一次到我的臥室裏來，（井上向房子處處張望，就像搜尋什麼）怎麼樣？還過得去嗎？

井 上 佈置還不錯，器具的質料和形式都差一點。（又起身走到台櫃邊，隨意玩弄台櫃上的東西以後就小丑似的與友芬談着。）

林 友 芬 因為這是小地方，弄不出合式的東西。而且一個排長的家，也沒有錢弄得整齊

井 上 東西合式，到不一定費錢多，（做手式）比於日本的一個陶器的茶壺，幾個同樣色澤的茶杯，就比這白瓷壺強得多，然而那東西却很便宜。而且中國的木器也笨，一間房子老是把木器堆滿了。日本就不同，日本一間六薦的房子，一個矮榻，幾

只小几，那麼多精緻。

林友芬 那麼中國就一無可取了！

井上 中國也很有可取的，中國的原料到日本都能作用，（猿笑）大的農場，森林，

無盡藏的鑛山，都是用得着的，而且是欣羨已久，到今日才得到一部分的。

林友芬 （隨着也笑）還有商場，交通，水利，都合大日本之用，是不是？

井上 連中國人也是的，他們很可以替日本人做些事。

林友芬 可是，不是有一些人還是不服你們大日本嗎？

井上 那是他們不懂得自己的價值，所以終於是廢物。

林友芬 （冷笑）那麼，中國的女人算是有用了，算是好啦，因為皇軍所到之處，中國

的女人，都被他們用了。

井上 （狂笑）哈哈，也算還有用，可並不算好，大不及日本。

林友芬 日本怎樣呢？

井上 日本女人非常的服從，柔順，從來不反抗男子。

幕 三 第

林友芬 那麼你覺得中國女子還太強了嗎？

井上 總不及日本純良，日本人的妻子可以伺候一個丈夫和他的野女人調情，毫無怨言怒色。（卑鄙的表情）

林友芬 這倒真是中國女人做不到的。那麼『皇軍』就不該讓中國女人了。

井上 （猝然又變成兇惡）可是日本的男子有時也歡喜看看一種力量不足的反抗，借此開開心。（坐在原來的椅子上）

林友芬 因此中國的女人，就完全被你們污辱了。

井上 女人有什麼污辱不污辱，有色與藝便是他的光榮。所以日本的女人，並不在乎貞操而在乎能得到男人的歡心。

林友芬 假于我是在你們日本，那也並沒有什麼污辱？

井上 是的，在女子也可以算是相當光榮——能得到一些男子的喜悅，并且還能幹一點事。

林友芬 可是中國人已經把我看成最可恥的，最下流的啦！

井上 這就是中國太不能尊重女人啦。日本由藝妓出身，做各種國家的祕密工作，因而得到國家的獎勵，爲社會所尊重的就很多。

林友芬 可不是嗎，所以當我在中國立腳不住的時候，我就想有一天能到日本去就好了。

井上 你將來是有機會去的。（沈思，打主意，却被友芬注意了）

林友芬 我就怕到了日本依然是被人賤視。

井上 （得計的說）自然囉，因爲你是中國人，不過如果你真的有功『皇軍』，那又

當別論。

林友芬 那麼井上先生多指示些事情給我幹幹吧。

井上 你近來很不錯，我很想托付你一點事。尤大這東西，做事太不努力，昨日不是
你對我說出他種種的不負責任，我還幾乎失察，你以後可以監督他。

林友芬 尤大是太自私了，總不肯爲『皇軍』多出力。不過你逼得緊，他也許可以做點
事。

井上 那麼你看朱伏生呢？

林友芬 我——沒有把握。這個人看去是直爽的。

井上 我也這樣想。總之，你督察他們，而且你應當別的事情也留心。從今天起，我把你加在我們的特務人員裏。近來此地確實有了組織游擊隊的模樣，我們應當非常注意。我本來不常告訴你這些，不過你對於中國人的鄙視你，似乎很難過，你想知道一口氣，所以我知道你不會不妥當的。但是你得努力，你如果有功，我報上去，你就更可以活動了。可是你也有你的責任，如果尤大靠不住的話，我就問你。我已經和他說了，教他聽你的話。

林友芬 井上先生，我能做這麼大的事嗎？

井上 你自然可以。（嚴厲地）不過你應該記住，你也是有人監督的。

林友芬 （初聽了感覺不舒服，知道不妥即又忽然起立說）我，我自然盡力，我應當為我的前途打算。

井上 你覺得我太威嚴了是不具？（大笑）沒有關係，這是公事，我跟你私人原是很

好的，我們是朋友。

林友芬 謝謝井上先生，我以一個屬員的態度來接受你的公事。（走近鞠躬）

井上 那就很好（握住她的手臂）那麼我爲的鼓勵一個朋友的努力，我對你也願更親

悅些，是不是（拉得更近）

林友芬 吁！（怒在心裏）

井上 你不應當更和氣些嗎——唔！

林友芬（忍氣改笑容）好，但願你是真的喜歡我。

井上 我沒有不是真的，我將永遠帶你到日本去呢。你近來的態度，我感覺到比以前更文雅而有禮貌。（鄙俗的笑）小桃真是太不懂得服侍一個日本男子了。正如我剛

才所講的，他還是有些強拗，我真要托你教教她。小桃，出來，（小桃不願意）出

來！（芬乘機退開）

林友芬 小桃，你出來吧，跟一個日本男子是應當百依百順的。（小桃勉強由床角出

來）

幕二第

井上 告訴你，日本一個藝妓是最能體貼男子的歡心的。你却一點也不懂得，以後得好好的學習，除了得兒，你不能到別的地方去，你教王嫂子告訴你一些禮數。（小桃嚶嚶哭了。）

林友芬 是的，小桃，你真應當多懂得一點：你知道日本的女子常是跪着接他的心愛的男子的，但是你這一點也許得不懂得呢。

井上 好，暫時不說吧，王排長此刻大約在部隊裏吧，我還得去看看。

林友芬 是的，他才半不久。

井上 那麼，我走了。（他走到門口，對小桃說）還哭！告訴你，不能忍受男子的權威，可別想和夫日本男子睡的長久——沒有事就早點回去（走出去了，芬送出門。

小桃倚門望着，芬轉身入門，小桃忽然大哭起來）

小桃 嫂子，你看這裏還過得下半麼？這比中國的樣子難做多了。

林友芬 你應當忍耐。你看我不是這樣做的嗎？

小桃 我恨不得立刻殺了他。

林友芬 假如你受不住，就實行你以前的計劃，逃到游擊區裏去。假如想幹點事還是不行的。

小桃 可異我不能，我恨他恨得入骨，他是我的仇人，我想有一天親手殺死他。（氣憤極了，發出大聲，芬急揮手止之）

林友芬 那你就得靜下來，（輕聲）你還稱心，只要露一點給他知道了，你就得死。

小桃 （停一下）真把我難死了，我竟不曉得要如何才好。（覆在台櫃上哭）

林友芬 （似母親安慰孩子一樣撫着地）好妹妹，不要太難過，做人原就有這麼難的，不難也就不稀奇。你看我所遭的應當多麼悲傷呢？然而我一直忍到現在，你如果就這樣失了主張，那一切就沒有辦法了。（桃靜下來）好妹妹，我是非常愛你的，我知道你是受不了這種苦難的，我還是勸幼安把你帶走。如果錢困難，我這兒湊給你，我真願看見一個純潔的孩子，從火坑裏跳出去。

小桃 （引起了她的忿氣）我不，我死也要死在這兒，我不爭了這口氣，留了這條命有什麼用處！

林友芬 你忍受得了嗎？

小桃 我學你的樣，你受得了，我也受得了。我要和幼安他們在一塊兒幹。

林友芬 你真有這種決心嗎？（受感動，自己也顯出高興，停一會）學我忍受是對的，志氣可是要堅定，不要和我一樣喪氣，這都是日本人的詭計，他知道中國人不甘心服從他，於是他用種種殘酷來磨折你的銳氣，把你攔在死不死活不活的境界裡，然後用一點小惠來收買你的心，使你誠心誠意做他的奴隸。中國人不懂他們的作用，所以處處上了他的當，而偽政府，維持會也就是這樣成功了。

小桃 我知道日本人是野獸一樣的橫暴，可是，我不怕他。

林友芬 孩子，這不僅是橫暴，而是陰險。我以前以為這僅是橫暴，但現在我很清楚，我是上了他的陰險的當。他強好了我，他把我當人，他同時教中國人也知道我的醜行，把我不當人，教我也恨中國。然後再利用我做工具，來死心踏地替他們做事。到今天他居然教我正式參加他們的特務工作，他還用日本藝妓的光榮來哄我到日本去，你說這僅僅是橫暴嗎？

小桃 這真的太可怕了！

林友芬 是嗎？所以我勸你早離開這裏，真要是愛國的話，到內地去做點什麼，也就夠你洗清你的污點了。

小桃 （遲疑了一會），那麼，朱伏生幼安在這兒不能做出一點事來嗎？

林友芬 這是難說的，如果人多而齊心的幹，或許可以有成，但是也許一不小心，就會完全失敗。

小桃 他們死了，我也死，幼安不到內地去，我是不去的。

林友芬 我勸幼安帶你去。

小桃 你不要勸他，我恨日本人。

林友芬 那麼我們暫時不談了。孩子，把你的眼淚揩乾，你要留在這裏，你還得對井上特別殷勤，也不要和別人隨便說這些。

小桃 我信你的，你既然愛我，你就別讓我的白糟塌在井上的手裏。

林友芬 好，你先回去把衣服換了吧，回頭井上看見了，別又不高興。

小桃（一邊走）幼安來了，你教他等着我，我換了衣服就來（下）。

林友芬 唉，我的心又被她擾動了，我怎樣呢？（走動）我還是勸幼安把她帶走。（她燃起紙煙，萬感交集）特務工作？笑話，這陰謀我看透了——他們太不懂得日本人的陰謀了。（她閉眼沈思）

外聲 王嫂子在屋裏嗎？

林友芬（張目細聽）誰！伏生嗎？

外聲 是，可以進來嗎？

林友芬 進來。（朱伏生和幼安上）

朱伏生 嫂子在養神嗎？

林友芬 養神？是的，我不大舒服。（看見幼安）幼安，你也來了，小桃剛走呢。

胡幼安 我早就想到她那兒去找她，可沒有功夫。

林友芬 不害臊，老是我找她幹嗎？就算是小兩口子嗎？

胡幼安 嫂子，你又跟我開玩笑啦。

林友芬 其實我到是願天下有情人早成眷屬呢，你還不依嗎？

朱伏生 主娘子對你們兩人到是真關心，比自己的親嫂子還好呢？

胡幼安 所以我很感激嫂子，不過我總是有點不好意思表示。

林友芬 這倒無須要你感激，不過你們現在究竟預備怎樣呢？我看還是兩個人早離開這

裏，在安靜的地方去雙宿雙飛吧？

胡幼安 我現在決計不走了。

林友芬 不走？太危險吧？你的情敵可是個不好對付的人。

朱伏生 他還要幹大事業呢。

胡幼安 是的，我要跟朱大爺他們一塊兒幹。

朱伏生 你低聲一點成不成？（留心在門口看了一下）今天賭還沒有開始嗎？

林友芬 沒有。

朱伏生 （機密地）我今天同幼安來，還有大計劃要我你商量呢，上次我在你這兒談過

的事，已經有點眉目了，特來跟你再談談。

林友芬 剛才小桃也在這兒說起，當然就是那件事兒哪。不過，朱大爺，我會經跟你說過的；你不要把那些事來擾亂我。你們做特務也好，幹游擊隊也好，我不管你們，你們也別纏我。同時我是一隻廢物，也顯不出作用來。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可以担保，我決不破壞你們。如果你們失敗了，你可也別拉我下水。

樂伏生 瘦子，你這又何必呢？要說名譽不好，不能做事，那我也是漢奸，也不能再幹正經事了！

林友芬 你究竟好些，你是男子；并且你以前是不知道，所謂「不知者不罪」。而我呢，却是爲人家所最不同情的，因爲我是有知識的女人，女人！你知道嗎？並且我自已也自慚形穢，打不起精神來。

樂伏生 你這意思我早知道，不過在我的意思，我總覺得你這所慮的，是洗得清的，將來沒有人不原諒你的。

林友芬 （苦笑）哼，哼，也許有人原諒，可是我感覺我一切都渾了，憑我的心，我爲什麼要去取得「原諒」這好聽的名詞呢？（靜着）

朱伏生 有一個姓史的是你以前的朋友嗎？

林友芬 是的，老實告訴你，他是我的愛人——這名詞也許你聽不慣，（重說）他是我以前的未婚夫。你是現在才認識他的吧？

朱伏生 我們早就認識，當他還在念書的時候。

林友芬 不過我知道你們現在已經是一夥兒。

朱伏生 誰向你說的？

林友芬 是我猜的。你們既見了面，當然是要變成一夥兒的。他對你說了我什麼沒有？

朱伏生 沒有。倒是我向他說，應該找你參加。

林友芬 他的意思呢？

朱伏生 他沒有成見，只說他以前和你很好，不過現在不大清楚，教我謹慎。

林友芬 可不是嗎？誰現在還清楚我呢？「教你謹慎」！那麼，你不是不應該聽隨便說

和我談嗎？

朱伏生 我向來不高興吞吞吐吐，同壽幼安也勸我，教我一同來找你再談。

胡幼安 嫂子，我想你一定不會反對我們的，並且你一定能做很多很多的事。

林友芬 很多的事？

胡幼安 是的，你可以制服尤大，你還可以教王排長跟我們一塊兒幹。

林友芬 (笑)也許是罷，不過勸王排長反正，事情那麼容易嗎？

朱伏生 爲什麼不容易呢？

林友芬 你想王排長那麼固執的人是不是容易教他反過來的？他如果不過來？我是不是應當爲着怕他壞事而把他殺了呢？(停了一會)以我處的境遇而言，我又何苦這麼做呢？

朱伏生 假如你幹的話，當然有大多數人會歡迎你。

林友芬 可是那有什麼用呢？他們口裏也許叫你一聲「女英雄」，心裏先罵了十句「臭婊子」。就是說史某人吧！他原來是我的愛人，但是他現在怎麼樣呢？(朱表示頗不以爲然)我不是怪他不愛我，他是社會上一個普通人的心裏，我祇是拿他證明我的社會地位是無可挽救的。如果你還不相信的話，請你憑良心告訴我，你自己是不

是要這麼一個妻子呢？一個被萬人……（痛苦到說不下去而哭了）王子久是一個蠢東西，不知有國家，不知有民族，可是也只有他才要一個比婊子還賤的女人。王子久可以遭萬人殺，但我不是這萬人之內的一個；恰恰相反的，我也是應當遭萬人殺的一個，我還能做什麼呢？

宋伏生（長歎）唉！我也不能再說什麼了，可是天下爲什麼會有這種事呢？

胡幼安 我全不懂你們這是說什麼。

林友芬 有許多事是神仙也不懂的——可是日本人懂得，因此他也就此來造成他們的陰謀。從今日起，我便也是他們正式的特務工作人員了。你們的事，最好不要教我
知道，以免弄得兩方爲難。

宋伏生 你正式做了特務工作人員！

林友芬 是的……以後也許會有人把詳細的情形告知你們的，但我不能說。不過只要你們一切讓我不知情，我自然不管閒事——幼安，你到底怎樣打算呢？你如果走，
我跟你們想法子；不走，我也不再瞎操心。

胡幼安 我打算不走，而且小桃也……（小桃上，她已經換了旗袍）

林友芬 小桃，來得正好，你們商議商議告訴我，我好作決定。

胡幼安 我沒有什麼，我不願意怕人家似的悄悄逃跑，並且全鎮的人，很多很多都想

幹一下，我反而跑了，那才丟人哪。

小桃 我是隨你的，你不走，單單我走，也沒有意思，我們就待下去吧。可是我有一

句話，我的事總子是不能不管的。

林友芬 你不信我的，我管得了嗎？

小桃 告訴我做事，反正我不怕危險就是啦！

胡幼安 我也一樣。

林友芬 （無可奈何地）這才真是叫做一對冤家！（沈媽上）

沈媽 太太，尤大爺和幾個賭錢的來了，在前廳上等着，你去打点一下吧。

林友芬 好，你們散了罷。別在這兒鬧出岔子來。（芬下）

朱伏生 （沈媽正預備出去）沈媽，（沈站住）來的還有那些人？

沈媽 丫！

小桃 她是一個墮子，你得大聲問。

胡幼安 (大聲) 外面來的還有什麼人？

沈媽 呵，尤大爺，尤大爺。

朱伏生 好，你去，沒有你的事。

胡幼安 我真不曉得王嫂為什麼不肯幹一下。

朱伏生 她也苦，她真不幹，也只好由她，逼着她來，也許出岔子。

小桃 你們都是！我沒有她可不成，我丟不開她，她真要不來，我也沒有興趣。

朱伏生 小桃，別孩子氣，是什麼好玩兒的事，也能隨便使性的？

小桃 不過我也想着要是她真幫了鬼子的話，真有点可怕，井上今日到了她這裏，教

她幫着尤大爺呢！

胡幼安 所以，他既不參加我們的組織，我們的事最好不必再告訴她了。

小桃 我們的組織？(趕上去)你昨天不是一天沒有見我的面嗎？我知道你幹了些什

麼呢？

胡幼安 啊！是的，我正要去告訴你，（把小桃拉到左角上）本省游擊司令部，派了一個史先生來了。才真行啦，不到三天，四處一聯絡，就把這裏組織得很好，老百姓，士紳，大家一聽得中央政府，並沒有把我們這兒忘記，大家更高興的參加。我和朱大爺都加入了，聽說槍械也快到了，以後有機會就在這兒起事。

朱伏生 （嚴肅地）幼安，你又忘了這是什麼地方，又隨便講話。（起立）你們的話以後再講，現在我們散了罷，尤大在廳上呢。

胡幼安 那麼，小桃，我們去吧。

小桃 好，朱大爺也同走吧！（往外走）

朱伏生 你們先走吧，免得人家注意。

胡幼安 是，（出門）

小桃 （門外的聲音）啊，尤大爺，你沒有賭嗎？（朱聞聲好聽）

尤大爺 幼安，你又和小桃跟着，回頭井上知道了，要你的腦袋。（尤入）

尤大爺 啊，伏生，你也在這裏。（一邊說，一邊把場面打量了一下）

朱伏生 是的，賭興不高，所以我沒有出來。

尤大爺 伏生，我昨天可真上了你的當了。

朱伏生 你上了我的什麼當？

尤大爺 井上先生昨天竟大罵我一頓，你想，這不是上了你的當嗎？

朱伏生 尤大爺，我可沒有和井上說過一句關於你的話，你可不能怪我。並且我和井上是間接的，是承你尤大爺抬舉的，我也沒有面子和井上常常談話，你可不能怪我。

尤大爺 （笑）哈哈，老弟，話不是這樣說，我並沒有怪你在井上處說了話，可是，老弟，假如你平日能替我多幫忙，多做點工作，不是就沒有昨天這丟臉的事嗎？

朱伏生 那尤其不能怪我，工夫只能憑能力，我的能力只有那麼大，你教我還怎麼樣

尤大爺 老弟，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不過你不肯替我尤大爺面子，那是沒有辦法的

事。

朱伏生 尤大爺，咱們是够朋友的話，咱們大家幹幹，否則朱伏生是江湖上的流氓，那兒配說得上跟你裝面子。

尤大爺（急改口）是，是，這話是我說錯了，伏生，請你也別在這話頭上生氣，總而言之，一切的事有不到處，都得請你老弟海涵。至於工作，不看金面看佛面，看在「皇軍」的份上，事非請你努力不可。（走近去聲稍小）你要知道，我現在又多了
一個上司呢。

朱伏生 這是怎麼講？

尤大爺 井上爲了我不努力，他又叫王大嫂監視着我，並且他當面跟我講，叫我多多聽她的話。

朱伏生（沉吟）他爲什麼那麼信任王大嫂？

尤大爺 你不要把王大嫂輕輕看過，她竟把井上給迷住了。

朱伏生（仍然沉吟）是她迷住了井上？

尤大爺 怎麼不是，你稱她本來是井上的野婆娘，現在她又把井上喜歡的小桃道媚婦拿

得緊緊的做了同黨，這還不把井上迷的言聽計從？所以這種女人是頂難惹的。

宋伏生 這個人倒有點挪不定。（他說的是另有一種心事）

尤大爺 不是嗎？（更緊張地說）所以我們對她都得留心，而且你還要知道，她正在叫王子久努力搜查游擊隊；如果被他都搜到了，我們就更沒有地位了。（走開，再放平了嗓子說着）所以，老弟，賢者多勞，我還是勸你把這一案辭活，這不僅是幫了我的忙，而且也爲的你自己。

宋伏生 好的，讓我來想法子去做。（有點討厭他噲噲）

尤大爺 你才真是我的好兄弟，以前我有不到處，總望你海涵。以後一切還得仰仗我的多才多藝的好兄弟。（拍宋的肩頭預備走）

（李四胖子上，他手裏挾了一包綢布，一進門看見尤宋二人，就把包裹很不自然地藏向身後）

李桂福 呵！尤大爺，宋大爺都在這兒。

宋伏生 李會長，好幾天沒有見哪。

李桂福 生意人無非是窮忙。

尤大爺 (笑) 李會長真是窮，我們這些人才闊呢？

李桂福 我們那兒能和尤大爺比呢？尤大爺才真是財神爺呢。你的錢是用不盡的。(他

乘機在台櫃旁坐下，輕輕將包裹擱在台櫃上)

尤大爺 李會長，那包裹裏是什麼！

李桂福 沒有什麼，是，是，……

尤大爺 唔？(拿起包裹看了一下) 是兩段料子，是送給王大嫂的嗎？(朱預備走) 伏

生，我們同走。

(尤思索了一下，把包裹仍然擱在台櫃上。故作欲行之狀)

李桂福 尤大爺，我前兒托你的事，怎麼樣呢？我可真急了，上個月的土還銷不到一半

，昨天「皇軍」又派人來催這個月的營業捐，和那三分之一的軍費了。

尤大爺 唔，那你給他好啦；給了他就可免得他來催；催起來不是討厭嗎？

李桂福 是討厭，可是用什麼給他呢？借了三千塊錢剛把上月的結清，現在土一點也沒

有銷出去，那來的錢呢？

尤大爺 沒有錢付，那真是沒有辦法。（走向，愛理不理地）

李桂福 （趕上）尤大爺，所以我前日扣你向井上講個情，把派銷額減輕一點。

尤大爺 （回身）啊！那真對不起，我竟忘了跟你說呢？（坐）我近來事多，真對不起，近幾日尤其討厭，小女不久要出閣，我內人總是吵着我這樣那樣的。我又沒有錢，真把我頭都弄昏了。（此時朱伏生似乎很煩厭聽到這裏，已退向條桌邊去了。）

李桂福 尤大爺，你小姐出閣的事還沒有辦妥嗎？我記得上次你說到這件事。

尤大爺 正是，上次還承情通容了三百塊錢，真是慚愧，那三百塊錢因為一個朋友有急用，我只好轉借給他，所以我自己的事又緩下來了，到現在還成問題。李會長，我到真想找你商量。

李桂福 遇到沒有什麼，可惜近來手裏拮据得很，要不然幾百塊錢是不成問題的。

尤大爺 原是哪？我也想到李會長近來出路大，生意又不好。我告訴你女人的事最麻煩，沒有，要依我嫁一個女，讓他不赤身露體，也就够體面了。可是內人老是不開通。

總尋着我吵，我又吵她不過，只好又四處去張羅，可是這年頭兒，誰有餘錢攔在家裡，能够就叫就有呢？所以這中間真叫人煩惱。

李桂福 不過尤大爺，你的事我只要能想辦法，我還去給你張羅，可是我的事，總望大爺鼎力幹旋。

尤大爺 桂翁真肯成全嗎？

李桂福 我總設法。

尤大爺 這樣感激感激，算給我解決了一個大麻煩，其實只要五百塊也就够了。

李桂福 五百塊？

尤大爺 是，五百塊，桂翁的事，我自努力向井上那兒去進行。說不定三五天就可以取回信，至於這筆款子，我總設法子早早歸還。

李桂福 五百塊？五百塊沒有辦法——我去試籌一下，籌到了我明天送到府上。我的事也務請尤大爺上緊一點，這樣下去，我真受不了。

尤大爺 好的，好的，沒有問題，井上那兒我一說可準有效。好，明天我在家裏等你。

伏生，我們走吧，我還去賭上幾寶看，這幾天真够悶了。

朱伏生 走，我也有事去了，李會長你多待一會兒。（伏生同尤下）

李桂福 （見他們去遠）媽的，混蛋，專敲竹槓，事情不辦，拿了三百，又劈五百，看你媽的東洋婊子運行到幾時？

（芬上）

林友芬 誰在這裏罵東洋人？我可不一依。

李桂福 （驚）啊！王嫂子，是我李胖子，可是我並不是罵東洋人，我罵的是那……

林友芬 啊，原來是李會長，你罵的那……

李桂福 真的，王嫂子，其實我並沒有敢罵誰，剛才我在這兒跟尤大爺談了一會，心裏

有點兒不高興吧了。

林友芬 我知道，尤大爺剛才說是你來了，可是爲什麼不高興？

李桂福 現在已經高興了。見了你，我一下就高興了。現在不談了吧。反正我總是不敢罵東洋人的。

（芬走到正中坐在躺椅上。李還立在台櫃邊）

李桂福 主嫂子，（取包裹）我這兒有一個小小的意思請你啗收。

林友芬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李桂福 嘻，嘻，嘻，（送給芬）兩件不成形的料子。因為你喜歡素淨一點的，那鼻烟色起小花的是送你的。那荷花紫色的，就請你轉送給小桃。因為我前兒也跟她說過一句的。

林友芬 （看了一下）李會長，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李桂福 值不得什麼，一個小小的意思。

林友芬 李會長，（她隨手把那階段材料，捲成一捲，握在手裡），看不出你真起個勁兒，還沒有死心嗎？

李桂福 （急急辯清）不是不是，你弄錯了，你以為我真那麼傻，察不出一點顏色來嗎？我知道你要不是邁着皇軍，你原是三貞五烈一流的。現在你又是王排長的太太，是再也不會亂來的。以前只是我一時糊塗，今日我是誠心來悔過的，請你原諒我。

這點東西，不過表一個意見。

林友芬（笑）既然明白了，這又何必呢？你放心，我是不會生氣的。就是平常，我也不過和你玩笑玩笑，你還把東西一送，倒是要做真話講的意思。你還是收回去吧。

李桂福：王嫂子，這可不能，假如你認為李胖子悔過是真心就請你受了，否則李胖子可再沒有臉見嫂子。

林友芬（看情形實在好笑）你這麼一說，我到是非受不可的啦。

李桂福：是一點微意。（又行了一個鞠躬）

林友芬（把材料隨便丟在床上，李坐下來）可是李會長怕不見得是專為悔過送的吧。

李桂福（木好如何答覆）唔——

林友芬：我看這禮物真不容易受——你還是收回去吧。

李桂福：不，不，這確是誠心誠意的意思。另外自然很多的事是要勞駕的，我可不敢用。這不值得提的東西來做謝禮。嫂子肯幫忙的話，李胖子當另圖報效。（起身鞠躬）

林友芬：李會長現在真會說話了，教我不能不受。不過你不是已經托尤大爺向井上說了

嗎？

李桂福 提起來叫人氣死，借去三百塊錢，話還沒有開始說，今天又要借五百，逼着人教我不能不答應他。

林友芬 那麼我進來的時候，你是罵他哪。

李桂福 我簡直心裏恨透了，可是也真奇怪，同樣是跟「皇軍」做事，爲什麼王嫂子却是這麼謙和的人呢？

林友芬 那是因爲我的能力不及尤大爺，所以我不好向你開海口，也不好向你借錢。

李桂福 不是，不是，我知道，真要講在井上那兒的信用，你比他高得多。至於尤大爺是我們本鄉本土幾個人，誰不清楚他，我因爲以前承包專賣是他的介紹，所以現在不得不找他，並且你一不借錢，二不要東西，真疑心你不肯幫這個忙呢。

林友芬 我也想你的錢，也想你的東西，可是自量沒有這種能力，所以不敢向你開口。

李桂福 你以爲我想減低銷量，皇軍會不會答應呢？

第二幕

林友芬 我可不敢說，看尤大爺的本領吧。

李桂福 現在我何急了，一方面皇軍要錢，要得非常兇，一方面處處有人罵漢奸，罵得我時簡直不敢出門，最近聽得游擊隊又要來，我真不知怎麼好！

林友芬 你也怕游擊隊嗎？

李桂福 我也不知道怕不怕，人家都說游擊隊來了，要把漢奸一個個活埋呀。

林友芬 你知道本地方有加入游擊隊的人嗎？

李桂福 我可不敢講，不過凡是不滿意皇軍的，似乎都想加入游擊隊；而且聽說中央那邊也有人來了，想就在這兒組織起來反正。

林友芬 那麼，李會長滿不滿意皇軍呢？

李桂福 (猝然驚覺自己說錯了話) 啊！我可沒有那麼大的狗胆。

林友芬 李會長，你別嚇得那個樣子，(笑)就是有那麼大的狗胆，我知道了也不會害你的。我很知道以前你未嘗不滿意，因為你可以多賺點兒錢。現在因為不僅自己沒有賺錢，而且皇軍問你要的錢太多，反而教你掏腰包，你可真不滿意了，對不

對？

第二幕

李桂福 我不敢，我不敢。

林友芬 只可惜，因為你已經做了漢奸，游擊隊不要你了，所以你不敢反對「皇軍」！

對不對？

李桂福 不敢，不敢，我倒是願意忠於「皇軍」。

林友芬 李會長，我說了不害你就不害你，你說句實話好不好？

李桂福 （思索了一下）那麼——你講的都對，我真不該當會長，並且來承包這煙土的買賣，弄得我現在簡直昏頭昏腦——回想當時尤大爺勸我出來，如何有名，有利，可是……

林友芬 可是得了一個漢奸的名，一個掏腰包，破產的利。

李桂福 一點也不錯，王嫂子，你說我怎麼好？

林友芬 你想着怎麼好呢？

李桂福 我真悔我受了尤大的騙，至如今他有權有勢，我呢？唉！

林友芬 受了騙的也不止你，也不是受了尤大的騙，尤大也未見得有好結果。

李桂福 可也，井上那兒無論如何你得跟我說上一聲，我實在担不起。

林友芬 李會長，講了半天，你還睡在鼓裏面！

李桂福 怎麼？

林友芬 你想井上怎麼會肯答應這種請求？以前他爲什麼要包給你，——他爲的想你李胖子的錢還少了，請你再多賺一點嗎？一句老實話：崇軍看見你有錢，一下搶了去，似乎太不文明，所以才教你包煙土。這一方面是暗中搶你的錢，一方面又有人跟他推銷煙土；再一方面他還可以毒化中國人，這是『皇軍』一舉三得，你懂得了沒有？

李桂福 (瞠目不知所對) 我真做夢也沒有這麼想過，可是怎樣辦呢？

林友芬 (嘆氣) 也難怪你，我以前又何嘗完全明白。至於你說怎麼辦，我是和你一樣，沒一有一辦法。

李桂福 你也不滿意『皇軍』？

林友芬 對，你說對了，李會長，究竟你還比我好。

李桂福（悲憤）唉，算我明白了！可是王嫂子你得指示我的路。

（外面似有人聲）

林友芬（以目示意）李會長請你看看是誰來了。

（王排長入，進門哈哈大笑）

王子久 友芬，可好了，我們查出游擊隊的槍了。

林友芬 什麼？

王子久 我們今天查出游擊隊的槍了，共是二十枝。

林友芬 是怎麼查到的呢？

王子久 我因為不能破案，從昨日起，我就派人暗地在鎮的四週巡查，今天九點多鐘的

時候，北街外半里路的樹林子裡有兩鄉下人担着柴草進街，形跡可疑，他們就去檢

查。那兩個人丟了柴就走，原來那裡面都是槍，外面把柴包着。

林友芬 捉着人沒有？（她不知不覺地對那件事發出同情）

王子久 可惜兩個人跑遠了，便衣隊沒有帶武器，沒有捉着人。

林友芬 唔——

王子久（大笑）友芬，不必遲疑，人雖沒有捉着，可是井上對我說：他一定報上去，算我的大功勞。

李桂福 王排長有了大功勞，恭喜，恭喜。

王子久（這時才看清有李胖子在）啊！李會長，友芬，也許不久我就可以陞連長呢。

（大笑）

——幕下——

第二幕

【時】第二幕後的第四天。

【景】。與第一幕同。王排長已升任連長，很多的客人前來賀喜，王排長正在宴客。幕啓時，客人們正在前廳吃飯，隱約聽到歡鬧的聲音。這客室裏只有沈媽在收拾房間，她掃完了地上的果皮和紙烟頭，又把桌子擦乾淨，杯碗整好。裏面一陣很大的歡笑聲之後，友芬山後廳上。她今日的衣服穿得更淨，面容似乎較以前更清瘦一點，精神也不大好。一出來就坐在方桌旁的靠椅上。

林友芬 沈媽，你去弄一杯水來。（沈沒有聽清楚，呆看着她，她急了，又做了一個手勢。）開水！

沈媽 啊！是，是。（她下去了）

林友芬 還值得這麼高興請客，簡直是不知死活。

（井上上，他的態度比第二幕更兇狠，芬免強起身。）

林友芬 井上先生，你請坐。（井上坐在條桌邊）

井上 小桃說，你這兩天有病，可是嗎？

林友芬 是的，有點兒小毛病，精神也不大好。

井上 那末，你坐下吧。（芬坐）游擊隊的案子還沒有頭緒嗎？

林友芬 還沒有啦。尤大爺，朱伏生每天在外面尋找綫索，王排長又把全鎮的戶口重查了一遍。都沒有發現什麼。

井上 豈有此理！你得好好的督促他們幹。自從聽說那邊來了人。幾天之間，就鬧的滿城風雨。

林友芬 是。

井上 尤大，還在這兒嗎？（沈媽拿一杯開水上）

林友芬 在吃飯。

井上 去叫他來。

林友芬 沈媽，去請尤大爺來，尤大爺。（沈下）

井上 王子久很盡職，可惜才智稍微差一點。你待一會跟他說，教他把戶口冊子裏，凡是這十日內到鎮的人，都傳來審問一下，自然可以得些線索的。

林友芬 是的，我待一會告訴他。

井上 先不要讓別人知道了。

林友芬 是。

（尤大上，拘謹地站在茶几旁。）

井上 你近來的真確怎樣？

尤大 探得爲首的是一個姓史的。現在正在打聽他的住址，不久想可以捕到。

井上 你怎麼知道他姓史？

尤大 講的人很多，可是一探聽，誰也不認識他。

井上 都不認識？那一定不是本地人。這還不好查嗎？趕快去進行，再查不出，請你

自己報告上來，我可要依法執行。

尤大 是，我一定趕緊偵查。可是近來朱伏生總不肯賣力，還得請你的指示。

井上 朱伏生是你介紹來的人，你怎麼還問我？以後你對於他，你自己去打算好了，不必問我。（轉向友芬）不過我看朱伏生是一個頂有用的人，他有一批下級社會的黨羽，只要他聽指揮，『皇軍』可以得益不少。（再命令尤大）你最應當留心的是要使他社會上身敗名裂，不能再做好人，他就自然不得不聽你的指揮，替『皇軍』拼命。所以他們如果對老百姓有敲詐，勒索，強奸，甚至殺人的行爲，你不獨不應當干涉他，而且暗中要鼓勵他。這本是『皇軍』特務工作不說明的原則，現在你們兩個也算我的心腹了，所以我告訴你們，好好地去做。

尤大 是，我們領教。

林友芬（我們誠敬接受。（起立鞠躬）

井上 話應該是這樣回的，你知道嗎？現在『皇軍』派來的一中隊駐防軍，已經到了，我要接頭去。你們好好的進行自己的事。（井上下，尤大送出。）

井上 你們不要送。（尤大止步）

尤大 好難辦的差事！

林友芬 尤大爺也知道不容易應付吧！

尤大 事情真奇怪，我以前和他初接頭的時候，他是那麼和藹，而且尊敬我。近來却一天天威嚴起來了。王嫂子，這麼一來，我可得時常向你請教。

林友芬 尤大爺也太客氣，我們是利害相共，當然互相照應。

尤大 可是消息老得不着。朱伏生又那麼怠工似的，教我怎麼辦呢？

林友芬 事情總還得要他做，只怪以前尤大爺太不肯讓他了，你現在再去捧一捧他，或者他又高興一點吧！

尤大 你的話不錯。只要這事情辦過了，我們大家也許都有好處，子久是剛剛查出一部份槍枝就升了連長呢！

林友芬 尤大爺，你還是這樣想嗎？

尤大 是呀！不幹到底，那裏能升官發財呢！

林友芬 那就看你尤大爺的福氣！像我這臭女人可沒有這奢望了。

尤大 你不要太自謙，你有井上信任，還不够你風頭的嗎？

林友芬 尤大爺，你的肚子也許還沒有吃够吧！你最好再去吃一點。我有點頭昏，暫時得去休息一下。（她喝水）

尤大 不，我不吃了，你隨便好了。

（林友芬由臥室門下）

尤大 朱伏生近來有點奇怪，他老是隨便應付我，不像以前火暴性兒，老是和幼安那小子鬼鬼祟祟地——（幼安上，似乎要直往前廳）幼安，（幼停步）跑什麼？你從那兒來？

幼安 我找朱大爺。

尤大 找朱大爺用得着那麼忙嗎？

幼安 （回走一步）你別管我。

尤大 你有什麼事找朱大爺？

幼安 我自然有我要緊的事。

尤大 呀！要緊的事——好，你去吧！（幼向禪門走去，又停着看看尤大，尤大思索

了一下，微笑，走向臥室門）王嫂子，我有事先走了。

林友芬（在內）尤大爺，我送你。

尤大 不用，不用。（作告別姿勢下，暗停在小窗旁探視。幼安見他走了，也進大廳，一會兒朱伏生出來。）

幼安 史先生說，鬼子兵一個中隊是今兒早到的，駐在城外二郎廟。現在沒有接應部隊，我們是不能動的，教你快去和他商量一下。（尤大聽到這裡即離開去了）

朱伏生 他不是說我們一報告省游擊司令部，就可以連繫嗎！

幼安 可是上次的報告沒有約定時候。

朱伏生 好，我就去。（兩人下，芬忽然出現在門口。）

林友芬 伏生，伏生。

朱伏生 王嫂子，對不起，我有事先走了。（朱幼同下）

林友芬（又跑到門口望了一下）就走了，準要上當的，我何必管這些閒事呢！（氣憤

倚在門限邊）

（會蒲生，牛如虎由廳門上，還不到看見友芬處。）

會蒲生 那麼你已經加入了嗎？

牛如虎 加入了，而且都準備今天晚上動手，我們已經有一百多人，還有三十枝步槍，

並且組織了大刀隊。

會蒲生 那麼一來，王排長升了官，眼見得也就送了命了。

牛如虎 他媽的，一個裙帶子連長，還值得這麼高興！

會蒲生 簡直是一隻活——（以手作王八式，牛大笑，芬猝然變色，幾乎昏了，忍住氣

，咳嗽。兩人開聲才看見她）

林友芬 兩位不多喝一杯？請坐。

會蒲生 啊！王嫂子，我們承王連長的盛意，喝得很多。（兩人一坐茶几邊，一坐方桌

邊，芬走至廳門口。）

林友芬 沈媽，倒茶來。（回頭又送煙給他們）對不起得很，我身體不大舒服，不奉陪

會蒲生 好說，王太太請便。（友仍入臥室）

牛如虎 你說剛才的話她聽得沒有？

會蒲生 她送客去了，不會聽到的。

（沈媽上，把茶擺在棹上。）

會蒲生 沈媽，連長的酒喝完了嗎？

沈媽 你說什麼？

會蒲生 我說連長沒有喝醉嗎？

沈媽 啊！他們都快完了，已經有幾個從前門走了，只有劉三太爺一個人在喝，不

兒的不停，我看他快要醉了。（沈媽正預備進去，剛碰着李會長巾裏面出來，撞了

一下，沈即退下。）

李桂福 啊，你，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他走至方棹右邊坐下，沈送茶，又燃火柴。

）沈媽，你太太呢？啊，你不大聽見，我問你，你太太呢？

沈媽 太太睡了，你不找她嗎？

李桂福 是，有一點兒事想找她談談，（忽然發現人多）啊，暫時不必找她，回頭我也

許還來。（沈媽下）

會蒲生 李會長，你喝得很多嗎？

李桂福 沒有，沒有，近來不高興喝酒。

會蒲生 爲什麼呢？似乎賭興也不很高。

李桂福 是，不賭了。會先生，我真不知怎麼好，簡直煩死人。

會蒲生 李會長還有什麼說的呢；又有錢，又有勢，煙土生意一定不錯吧？

李桂福 就是這東西把我弄昏了，我簡直不到一年，就要破產了。

牛如虎 是「皇軍」要錢吧？

李桂福 着呀！

牛如虎 我原說不該包的，他媽的「皇軍」做出來的事有什麼好的。

會蒲生 老牛，說話不要太隨便了。

牛如虎 怕什麼，這地方究竟是誰的，天下還不曉得呢？

(王子久和賀客上)

王子久 不是嗎？『皇軍』一來，半年工夫，我就由班長升到連長了，『皇軍』對我真
是好極了。

賀客甲 那是你王連長能幹，我們老百姓可太不能幹了。所以『皇軍』老是把虧給我們
吃。

王子久 (一邊走，一邊說，坐到條棹上首，甲就坐在對面。) 老百姓，老百姓只要能
順着他就好了。

賀客甲 (訕笑) 可是王連長，我們以後還得你多多照拂呢。

王子久 那自然，這兒的治安是我的責任，不過我不懂爲什麼還有些人想去當游擊隊，
來擾亂治安，如果大家當順民，『皇軍』還會薄待咱們嗎？這叫做自討苦吃。

會滿生 王連長是最懂得不吃虧的道理的，可是近來游擊隊也抓了些人嗎？

王子久 現在還沒有，不過遲早是要破獲的。你想不遵守王法的人，那有不失敗的呢！
賀客甲 但願王連長早日破獲他們，捉來一個個殺了，地方的治安也可以維持，王連長

那時又峯高陞一級呢。

王連長 那是自然。(笑)不過我到不望再陞，皇軍對我，已經足恩重如山啦。

李桂福 王連長是陞了，可是我這李會長不知要幾時才陞呢？我倒是早願意脫了這個官

兒。

王連長 李會長，你這不是官兒。你這叫「民主」。將來也是有好處的。

李桂福 民主也好，官主也好，我只要能夠不當，總是不當的好。

牛如虎 李會長現在也覺得够了嗎？

李桂福 大夥而特夥，這味道吃多了可不容易消。

牛如虎 哼，好在你肚子大，不然也早就脹破了。

曾蒲生 我看又能吃又能消的，只有尤大爺，他是吃得多，可是老長不肥。

李桂福 也就是吧，肥了可就被人家吃了。

(劉三太爺由沈媽扶上，他是五十歲上下的人，醉了。)

主子久 (起身，曾和賀客甲也跟着起立，)三太爺，你吃够了。

三太爺 多謝，多謝，酒醉飯飽，口福不淺。（他就坐在牛如虎的左邊椅子上）
賀客甲 三太爺酒量真好，我們沒有一個人吃得過你。

三太爺 哈哈！沒有什麼，多喝兩杯，主人高興一點！王連長是由伍出身，陞到這麼大的官，這是難得的喜事，這還不多喝兩杯嗎？

賀客甲 這一則是王連長能幹，二則是王連長還有個好內助，運籌帷幄之中。

三太爺 哈哈，那才有趣，聽說嫂夫人挺能幹的，到沒有見過，能請出來見見嗎？

王子久 沈媽，沈媽，（沈上）你去請太太出來，你說劉三太爺在這兒，他是此地年高德劭的士紳。

（沈入，一會兒再出。）

三太爺 不敢當，不敢當，劉三是久慕芳名。

沈媽 老爺，太太說病了，改日病好了到三太爺府上請安。

三太爺 呵，言重，言重，改日叫家裏人來奉邀。王連長，據說尊夫人很，很，很得皇軍的信任，是不是？

王子久 那是承井上先生的栽培。

三太爺 哈哈，那一定有她的長處的。（大家笑了）呵，酒醉了，酒醉了，話說得好，嘔嘔嘔。（起身）王連長，多謝多謝，改日再見。

會浦生 那麼，我們也告辭了。

王子久 各位不多坐一會兒嗎？

費客甲 「客去主人安」，實在太麻煩東家了。

（王送劉下，牛，會，李，及賀客同下，場靜。沈媽收拾東西，芬上。）

林友芬 客人走了嗎？（沈不答）唔，這才是自尋侮辱，可是他自己還一點不知道。（她坐在茶几右首，身體倚着茶几，王子久上。）

王子久 友芬，今天真是高興極了，可惜你身子不大舒服，不然，你一樣高興的。（芬不應）怎麼，還沒有好嗎？到底是些什麼毛病呢？

林友芬 你就不能少高興一點嗎？

王子久 還是喜事，你叫我怎麼能壓得下來呢？

林友芬：你以為這是值得高興的事，是不是？

王子久：自然哪！在我生平第一次的榮耀呢！以前升排長，我自己心裡雖很愉快，可是一些高尚的人及士紳都還不大理我。這一次可不同，自命令發表，本地的士紳都來跟我道喜，井上先生也送我的禮物，你說這光彩不光彩呢？今天本地的人物幾乎都到齊了，連劉三太爺也到了。要緊的人物只有徐大爺和黃文齋老先生沒有到了，可是自皇軍來了以後，他們都不管地方事務了，不來也沒有關係。

林友芬：你以為他們都很恭維你吧？

王子久：自然啦，他們都親自來了呀！這就了不得了。

林友芬：可是你知道他們本心是真的恭維你嗎？

王子久：怎麼不真呢！他們都奉承得我什麼似的。

林友芬：那麼，你聽得他們剛才講的那些話，裏面另有文章嗎？

王子久：不會的，雖然間常也有幾句話不頂妥當，可是他們的酒後之言，你也不要見責他們，他們在席上都很恭維你呢！他們總說這是賢內助之功，可見他們敬重你比敬

「我還高呢？」

林友芬 你聽話就這麼死心眼兒，他們有人罵我是娼妓，罵你是玉八，你懂嗎？」

王子久 (驚) 那是誰？」

林友芬 誰的口氣都差不多。

王子久 那我不相信，我沒有聽到這樣的話。

林友芬 不管是不是這樣的，反正我勸你不要高興，你要知道在皇軍底下討官做，已經不是榮耀的事，我們因為沒有更好的路，存心混混日子，還馬馬虎虎說得過去。要是還自以為榮，那就人家不看賤你，先就自己看賤自己了。

王子久 友芬，你這是怎麼啦？你不是在皇軍底下做事嗎？咱們是因為別方面沒有生路，才到皇軍底下來的，皇軍現在並不薄待咱們，那麼皇軍便算是咱們的「衣食父母」了。就說有人罵，那罵我們的還是中國人，人家皇軍可沒有輕視咱們哪。做人要知道好歹，「恩怨分明大丈夫」，難道你這麼聰明的人，還不懂這些道理嗎？」

林友芬 那麼老百姓游擊隊都把你恨死，你還是一樣的幹？」

王子久 是的，難道你怕他們嗎？

林友芬 我並不怕他們，可是我心裏總不安。

王子久 友芬，他們不都是看不起你，罵你嗎？你就讓『皇軍』來報復他們好了，何必不安呢！假如他們逼你逼得太厲害，我也可以報復他們的。友芬，我的權現在不是更大了嗎？並且非上不是說不久可以讓你去日本去嗎！假如我們將來到了日本，就可以不聽見那些話了。那你就再沒有什麼不安了。

林友芬 可另我同時也看不慣日本女人的無恥，雖然我是遭中國人罵，恨他們太不原諒我，但我還是覺得一個中國女人的地位，總還是比日本女人高。中國人責備女人固然有時是太嚴，但他們並不壓迫女人向無恥下賤的路上走。

王子久 你這是說些什麼，我全不懂。

林友芬 唉，是的，不曉得也好。（聲音轉高）總而言之，我不能讓你太瘋狂了，使我太難過。而且在這時候，我也有些應付不了，說不定我們應該逃開。

王子久 逃開？

林友芬 是的。前些日子你跟我說過的「我們想法子離開這裏，」我以前不答應是因為那下流的糾纏，並不怎樣，還可以混得下去。現在各方面逼得緊緊地，教我非得「不是這就是那」不可。而我呢，既不能「是這」，也不能「是那」，既不能作漢奸，也沒有資格作民族英雄，所以剩下來的路，不是跑就是死。（哭）但是死依然是太遲了，跑呢，也許「天下烏鴉一樣黑」，唉，我心裏亂極了。（她大聲哭出。）

王子久 這又何必呢？（他感覺似乎打破了吉慶）、友芬，我看你真是太不顧忌了，今天是個好日子，你這又何苦呢！俗話說的「夫唱婦隨」，你既沒有主張，就照着我的做好了。

林友芬 還是夫唱婦隨？蠢東西，（衝上去）有人宰了你，你還不知道刀子是從那一方來的。

王子久 你說誰要宰了我？——你是不是知道游擊隊一點消息？

林友芬 我全知道，可惜我不能告訴你。（又退回原處）

王子久 你知道就告訴我好了，我通通把他們捉來，就沒事了。

林友芬 你會捉，你就去捉吧！告訴你，通地方的人除了漢奸都是的。（進臥室門）

王子久 你簡直發瘋了，你去休息一下也好，哼，也太累了。（趙排長上）。

王子久 你來了，營裡沒有什麼事嗎？

趙國材 營裡是沒有事，尤大爺來了，他說有緊要事找你。

王子久 緊要的事，他不是剛才從這裏去的嗎？他沒有講是什麼事嗎？

趙國材 沒有，他說要當面和你說。

王子久 好，我就去。（進房門去）友芬，你人不舒適，你在家裏好好的養息一下。（

戴了軍帽轉身往外走）

林友芬 （在裡面）你自己慎重一點，這也許不是可以隨便處置的事。

王子久 我知道，唉！她簡直發狂了。

趙國材 嫂子怎麼樣？有病嗎？

王子久 是的，也許太累了，累以毛病來了。國材，我今天本來要你來吃飯的，可是因

爲營裏沒有人，所以沒有請你，現在既然來了，就在這兒待一會兒吧！（呼）沈媽

，（沉上送茶給趙）你看還有什麼吃的沒有？弄一點給趙排長吃，酒，或者別的。

趙國材 連長，倒是請你不要客氣，你升官，我還沒有送禮呢！

王子久 咱們是十多年老兄弟了，你也別客氣，你的排長既已決定了，以後這一排老人，就歸你帶領好了。

趙國材 謝謝連長。

王子久 不必，以後還請你多多負責，我知道你比我精細，所以我都託付你。

趙國材 那我自然盡我的全力。

王子久 你坐，我先走。（王下，沈媽上，擺上兩個碟子的臘菜和一瓶酒。）

沈媽 趙排長，你喝一杯，這是太太教我留下來的兩碟兒臘菜。

趙國材 （隨便問）那麼，謝謝你。你太太今日有些什麼毛病呢？（喝酒）

沈媽 我太太是好人，就是操心太重。

趙國材 我問你太太今日有什麼病？

沈媽 啊！我的耳朵不大好，太太今天大概是頭痛，她近來常發頭痛的毛病，人也瘦

了。

趙國材 唔。——今日的客很多嗎？（喝酒）

沈 媽 是的，兩席都坐滿了，可是有些人隨便坐坐就走了，有些却喝的很高興，劉三太爺喝酒喝得最多，我看他是醉了，這是我扶他出來的。

趙國材 那末，尤大爺走得很早嗎？

沈 媽 不到席完就走了，朱大爺也是那時候走的。

趙國材 那麼，是誰先走的？

沈 媽 （遲疑）這我可記不大清楚，也許是尤大爺先走，他是和井上先生說了話走的。

趙國材 唔——（輕聲）也許是的。

（林友芬上）

趙國材 （起身）嫂子，你不是身體不大爽快嗎？不多休息一會兒？

林友芬 是不大好，可是氣躁得很，時時在想，也休息不下來，我知道你來了，倒想跟

你談談話，或許還好過一點。

趙國材 我也有好幾天不跟嫂子談話了，倒也想談談。嫂子你請坐吧！（林友芬坐條桌右邊）

林友芬 你剛才不是說尤大請子久嗎？

趙國材 是的。

林友芬 究竟是什麼事呢！

趙國材 尤大不肯說，似乎是急于解決的問題，我猜或者是游擊隊有了什麼消息。

林友芬 是嗎？我也是這樣想。

趙國材 假如是真的，這一次也許真會捉到幾個。

林友芬 捉到幾個？也許捉到幾個首領。

趙國材 那他們就受打擊不小了。

林友芬 你以為可以完全消滅他們嗎？

趙國材 那或者不行，因為現在這地方的風聲已經大不相同了，捉了一批，也許又有一

批起來，現在此地的人，似乎都不滿意皇軍，傾向中央政府，而且這組織是跟中央通氣的，如何能消滅得淨呢？

林友芬 是嗎？那真是討厭的事，不是以後永遠不會安靖嗎？

趙國材 這可難說，（輕聲緊說）也許中央軍方面，就借這種勢力從皇軍手裏奪回這個地方。不過今日又到了一中隊『皇軍』來此駐防，暫時如沒有外援的話，他們也不容易動手。

林友芬 那麼，你們部隊的軍心還穩嗎？

趙國材 當然，憑王哥平日待他們還待得好，他們自然不會為難，不過他們都是中國人，假如被人家煽動，也不敢擔保一定不作變。

林友芬 （笑）那麼，你呢？你自已是什麼意思呢？

趙國材 嫂子，我是王哥十多年的老友，又是王哥提拔起來的人，除非王哥反正，我自然沒有得話說。我是只能跟着王哥走呀！——我看可怕的還是部隊，假如他們作變，可就討厭了。

林友芬 你能猜得着，那出來鬧亂子爲首的是些什麼人嗎？

趙國材 外面傳說有一個姓史的，是外路來的，曾經有人看見他跟朱伏生一道走過，當然本地另外也還有重要人參加。

林友芬 這些話你以前沒有跟子久說過嗎？

趙國材 沒有。因爲我也不詳細，並且嫂子是如何精明的人，又担任皇軍的重要工作，

當然這些事比我清楚，如果應當講出來，嫂子不早講了，還用得着我操心嗎？

林友芬 （驚異地，似乎又歡喜地。）國材，你居然到你嫂子面前要聰明了，你爲什麼

知道我會清楚？

趙國材 嫂子，你不要爲難我，這是你平日跟我說過的，你說你幹這種事是沒有辦法才幹的，你又說王哥做事，未免太死心眼兒啦。可見嫂子做事是有分寸的，再說我不過在外邊聽得一兩句傳言，而朱伏生如果有異動的話，他是一個爽直人，又天天在嫂子這兒走動，嫂子還有看不出來的嗎？（他說的爽快活潑，毫不吃力。）

林友芬 你也太精靈鬼怪了，——可是假如這事是真的，你說子久應該怎麼處置才對

呢？

趙國材 這我也不知道，不過我是王哥提起來的人，只隨哥哥嫂子走，於是，哥哥嫂子說怎麼好，我也就怎麼好。

（小桃驚慌上）

小桃 嫂子！（猝然見趙，聲音即刻頓住了。）

林友芬 怎麼？爲什麼這麼驚慌？

趙國材 是不是井上先生那兒有什麼消息？

小桃 不，不，是的，是聽說捉了幾個人。

林友芬 捉的誰？在那兒捉的？

小桃 是，是……（她望着趙國材）

林友芬 你說，不要緊的，趙排長是一個清白人，不會多閒事的。

趙國材 一點不錯，聽說你是嫂子的妹妹，那我也好算是嫂子的弟弟了，咱們也好算是

兄妹呢！

小桃 就是你一張油嘴，嫂子，幼安和朱伏生通通被捉啦！

林友芬 是怎麼捉的？

小桃 剛才王排長來了電話，說尤大爺探得游擊隊的蹤跡，派人去捉，他們正在開會，一共捉了八個，爲首的是朱伏生和一個什麼姓史的，幼安也在內，本地士紳也有。

林友芬 唉！我就準知道是這樣的，平日伏生和幼安也太不留意，以至被尤大看眼裏。

趙國材 尤大怎麼探着的呢？

林友芬 是平日他們一夥兒出出進進，被他看眼裏，起了疑心，今日幼安又來這裏找朱伏生，一同出去，大概在那時被尤大差人跟上了。好在我防範得早，沒有讓他們絞在一起，（對小桃）電話是井上接的嗎？

小桃 不，井上到二郎廟去了，是我接的，嫂子，這可怎麼辦呢？

林友芬 怎麼辦？不會殺掉你這個丫頭的——我早勸你跟幼安逃出去，你不信，要和他

們幹，現在可幹好了吧！

小桃 可是誰知道這麼容易失敗呢。嫂子，我知道你是有法子想的，你得跟我想法子呀！幼安也在內呀！

林友芬 看了你們這一對冤家，真是又可愛又討厭，唉——！只要幼安口供不強，或者我可以去討情把幼安放出來。

小桃 那麼，其餘的人呢？

林友芬 其餘的人，可沒有法子，同時我也不必管。

小桃 不，嫂子，你得通通出個主意。

（先時趙是裝作不聽，看着門上的鏡框畫，現在才回頭來注意聽着。）
林友芬 這我有什麼主意呢？我說着不管他們的事的。

小桃 嫂子，不，你無論如何得一起救救他們，我知道你一定有主意。

林友芬 我有什麼主意？而且就有主意，我也沒有興趣做。我以前不是跟你說得很多嗎？
？一個我這樣的人，還有什麼資格幹這些事呢？要真能幹那些轟轟烈烈的事，我也

不倒行逆施到現在了。

小桃 嫂子，你真是太固執了，你的意思是以爲人家都服你，所以你不顧出來，其實何嘗每個人都是你那麼想的呢？單講我吧，我就是把你當親眷菩薩當媽媽一樣看待的。幼安也是一樣的。就是朱伏生不好幾次要你來一個嗎？當你幾次表示不願意的時候，他才有點疑心你。這也是常事呀！嫂子，你無論如何不要把那些疑心放在心裏，你除了大家自然會知道你，命做個你的。

林友芬 孩子，你懂得什麼，我的心底裡的傷痕，只有我自己知道。

小桃 那是你自己要那麼想，我不懂的？我現在可懂一些了，我以前聽了你的話，也以爲我是已經完了的人，當我想加到他們一起的時候，我心裏總以爲人家不會要我。可是自從加入以後，他們並沒有欺負我，他們中間再沒有一個人罵我小媳婦，許多人都和稱呼他們自己人一樣，叫我做「同志」，我心裏可真樂了，所以我寧願死也相跟他們幹到底。我現在既然是他們的同志，我可不願再和幼安從他們中間分出來。我雖然不懂得同志是兩個怎麼樣的字眼兒，可是大約總是大家同心合力幹的意

思，那麼我求你想的法子，也應該是對大家想的法子，我才對得他們起。嫂子，你說這對嗎？——假如他們有個長短，我就死了也不願意一個人脫開。

趙國材 小桃姑娘也是其中一個嗎？

小桃 是的，我的母親是死在日本人手裏，我自己也被日本人欺負了，我爲的要報仇，也加入了。

趙國材 唔——難得！無怪全鎮的人都要加入游擊隊。

小桃 嫂子，你究竟有主意沒有呢？

林友芬 我真被你擾得我够了，主意不是完全沒有。（哭了）不過爲什麼，爲什麼教我受盡了極端侮辱之後，還來幹這種事呢？——

小桃 那麼，嫂子，幹吧！我知道你是有主意的。嫂子，爲着你痛愛我，你幹吧！我們都是被日本人欺負的，跟他們幹了，死了也值得。（她死死地擁抱着友芬）

趙國材 嫂子的話是對的，我們應該幹。嫂子，你有主意，我也聽你的指揮。（說時小桃鬆開手，都望着趙。）

林友芬 你也？

趙國材 我早想辭。可是爲着王哥，我沒有幹。弟兄們也早有反正的意思，也是爲着王哥，沒有動。今日的事，不管怎麼樣，我趙國材是幹定了的！

林友芬 怎麼？你們都是一樣的意思？

趙國材 是的，現在大家都知道順民當不得，僞軍更當不得，他們都受足了日本鬼子的欺負了。

林友芬 好，你們幹這是應當的。——可是我不能，我爲什麼要跟你們一塊兒幹呢？

趙國材 嫂子，難道你想永遠保持敵人對你的污辱嗎？你常說日本人製造漢奸是日本人的陰謀，嫂子，難道你甘心接受這種陰謀嗎？

林友芬 國材，你是這樣想嗎？

趙國材 我希望嫂子拿事實證明我想錯了。

林友芬（自言自語）是這樣的，真是這樣的。——（靜了一下，忽大聲說）好，爲着你們的熱忱，爲着此地的恢復，也爲着我自己，我決心幹。

小桃（由後跳出）嫂子，你幹？（抱住友芬的肩）

林友芬 好孩子，我幹。

小桃 嫂子，你真把我——（喜得喘不過氣來）

林友芬 好孩子，別，別這樣，我們商量正經事情要緊，你坐下來，（桃放手）國材，你真要幹？今天就得趕快佈置，而且大的事情，是你擔任着呢。

趙國材 我準照做。（芬勻了一口氣，靜下來，忽然又悲從中來）

林友芬 可是子久不會信我的，（又幾乎哭出來，再下決心）沒有什麼，反正我也不希望活。國材，待一會你回隊去，你對子久說：我的病發得厲害了，教他回來，讓我再來勸他反正。到了晚上八點鐘的時候，不管子久到不到，你就集合弟兄們，說是子久的命令要反正。他們既早存心回到祖國，加之你現在又已經是他們的排長，當然不會有問題的。然後把今天捉的人都放出來，把上次查出的槍都還給他們，教他們即刻招集他們的同志，發動民衆，四處捉拿漢奸和敵人，搜查敵人的機關，破壞軍用電話，爲得減輕子久的罪過，你也只說是子久舉持的。把這一部份事做好之後

，你帶一排人和一部分武裝民衆趕快出城包圍二郎廟，消滅今天到的駐防軍。

趙國材 可是他們是一中隊呀！

林友芬 可是……我也有道理的：你去的時候，趕快從商會叫李胖子到這裡來，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

趙國材 那麼我先去。

林友芬 你先去，而且要想法子教他們今天別審問，一審問怕就担務時候了。

趙國材 是的，我走了。

林友芬 趕快叫李會長來。

小桃 嫂子，你真能幹，我就沒有想到你一下就想到這麼好的辦法。以先，我還以為你只是叫王排長反過來呢。

林友芬 好妹妹，做了，我的心裏多麼苦呀，我知道，王子久是不容易反過來的，

他一肚子的忠義，可是他就不知道真正的忠義是什麼，他一肚子的春秋，離不開施不全，黃天霸，然而你詎說他是壞人麼？

小桃 我想他不會不聽你的話的。

林友芬 別的他都會聽我的，唯有這件事，他不會聽的。你知道日本人多狠毒呀：他說忠義，日本人就利用他的忠義，他喜歡升官，日本人就三番兩次升他的官。他已經中日本人的毒，中得太深了，一時如何能叫他覺悟呢？你還沒有看見他今天那個趾高氣揚的樣子呢。

小桃 假如今晚他真不肯反過來，那怎麼辦呢？

林友芬 孩子，這就是我最傷心的，我要一槍打死他。

小桃 (驚) 一槍打死他？

林友芬 是的，打死他，打死一個最能體愛我的人，也可以說是我的丈夫。

小桃 (呆了) 這真可怕。

林友芬 孩子，這是我教我的呀！

小桃 難道沒有別的法子嗎？我可真不好過。

林友芬 好妹妹，不要難過，你是對的，你剛才的話感動了我。我是受了日本人的侮辱

，別的人侮辱我，都是因為我沒有幹。我幹了，人家自然原諒我，而且我自己也才能原諒我自己。王子久算得什麼。肯反過來，有他的生路；他不反過來，他永遠是漢奸，他不死在我的手裏，別人也會要殺他的。我這麼一想，也就不怎麼難過啦。

小桃 那麼我今晚應當幹些什麼呢？

林友芬 你還想幹點事嗎？

小桃 是的，大家都幹，我可不能白看着呀！

林友芬 好，我總算沒有白愛你，你簡直是中華民國一個嶄新的青年。那麼，你趕快回去，如果井上回來了，你絆住他，不讓他今天再出去，到今晚他們一起事，就自然會有人來捉他的。

小桃 這是我可以做的，就沒有別的事了嗎？

林友芬 孩子，今天假若能轉敗為勝，都是你的一誠所感，可够你光榮了，你還要做什麼呢？也許井上快回來了，你快回去罷，（小桃下，李匆忙上，恰好碰了一個漢，桃奇異）小桃，你去罷，這要用不着你管。

李桂福 王嫂子，這是怎麼一回事呵？

林友芬 李會長，你來得正好。

李桂福 是呀，我正要來找你，在路上碰着了趙國材，他說你叫我趕快來，這到底是爲什麼呀？

林友芬 你先講你爲什麼找我。

李桂福 皇軍催款催得那麼厲害，我一個錢也找不着，可真把我氣壞了。我想縱或不能減輕，無論如何，請你跟井上講講，要緩緩天期，我真沒有辦法呢。

林友芬 李會長，你的事，不獨可以緩期，而且可以完全免掉，只要你花一點小錢。

李桂福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的事罷？

林友芬 李會長，我再不會和你開玩笑的，請你相信我，不僅以後不出錢，就是游擊隊也不會再殺你了。

李桂福 那是爲什麼呢？

林友芬 我知道你以前順從日本人，是被人家誘惑，而且也因你自己好利的心太切，所

以弄得當了漢奸，現在，大概這漢奸的味道總嘗够了吧。

李桂福 够了，够了，不再賺錢都可以，我仍然做我的中國老百姓，他媽的『皇軍』簡直是龜崽子做强盜又下流又惡。

林友芬 我知道這味道，你已經嘗够了，所以我毫無忌諱的跟你說，你趁今天反了吧！

李桂福 反了？

林友芬 是的，仍然做你的中國老百姓。

李桂福 你，你怎麼說這個話。

林友芬 我也反了。

李桂福 你？

林友芬 是的，怎麼樣？

李桂福 (喜極)想不到，想不到——(另一想法)可是他們決不會要我們的，當了漢

奸，跳到海裏也洗不清了。

林友芬 所以得想法子立點功勞。

李桂福 我一個商人，一不能拿槍，二不能殺人，立什麼功勞呢？

林友芬 只要你聽我的話。

李桂福 有這種機會，當然聽你的，可是……

林友芬 現在時候不早，別「可是」了，信我的，就照我的去做。

李桂福 那麼，請你發命令。

林友芬 今天有一中隊駐防軍到了，現在住在南郊二郎廟，你趕快約你們商會上幾個朋友前去發軍，錢，歸你一個人出，東西要豐盛，酒肉尤其要多，你最好就在那裡陪那些軍官喝酒，越喝得多，就越越好，他們沒有醉，你就不要回來。

李桂福 可是，這是爲什麼呢？

林友芬 你不要管爲什麼，保你有好處，沒有壞處就是了。

李桂福 好，好，我這就去，回來還到這兒來嗎？

林友芬 能來就來。

李桂福 好，我走了。（他一拐一拐的喘着氣去了，友芬望着他的後影，發着滿足的微

第四幕

【景】 同第二幕，台櫃上洋燈已點燃了。

【時】 在第三幕回天晚上七時半。

幕啓時，王子久坐在躺椅上，端着茶杯，剛喝完了茶，林友芬倚條桌立着，面對窗外，洋燈在台櫃上發着光輝。

王子久 好，現在飯也吃過了，隊裏雖有趙國材在那裏，我總不大放心，我至少還得去一趟。你有什麼大事情，趕快說了罷。

林友芬 （帶着歡欣的笑容一轉身）王子久，沒有別的，這是關於你的——也是關於我們個人的——終身名譽與生命的事情。

王子久 終身名譽與生命的事情？

林友芬 是的，我要你爲我們前途着想，做出一件驚人的事來。

王子久 （遲疑了一下）什麼驚人的事呢？

林友芬 你不能猜出來嗎？

王子久 驚人的事？（沉吟）你是說我應當好好的幹，不要把機會錯過了？

林友芬（驚異地）你懂得是這樣做嗎？

王子久 我那兒連這一點都不懂得，你以為什麼事都要教你操心嗎？

林友芬 那麼你說，你預備怎麼樣做？

王子久 到明天嚴厲地審問一場……

林友芬 嚴厲地審問一場？

王子久 是的，審出口供來，然後把餘黨捕來，一網打盡，那我就不再升也會記大功一

次。

林友芬 你說的是今日捉的那些游擊隊和士紳？

王子久 正是這件事，不過討厭，發現的是尤大，功勞要被他去一大半。友芬，我還

希望你幫助我來對付他。

林友芬（灰心地）可是我要和你說的並不是這件事。

王子久 那麼，你說的是那件事呢？

林友芬 （嚴肅的）我要你把今天捉的人都放出來。

王子久 放了？（以爲是玩笑）友芬，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林友芬 我要你趁這個機會，率領你的部下反正，趕走日本強盜，回到中華民國的隊伍裏去。

王子久 『反正』？回到中華民國的隊伍裏去？

林友芬 是的，日本人是我們的仇人，使我們國破家亡的是牠，使我們流離失所的是牠，以前，我們是無可奈何才卑躬屈節在牠底下偷生，現在有了可以反正的機會，我們應該轉回頭來，趕他們出去。

王子久 你這是說真話嗎？

林友芬 怎麼不真，我以前因爲私人的痛苦太深，我也沒有想到是這樣做，現在時機已經到了，雪恥復仇，回到祖國，就在這一個機會。

王子久 你這真是從那裏說起？好好的，忽然說出這些話來了。

林友芬 真的，子久，我這完全是爲你着想，我是女子，是受辱太深的人，不回祖國，原沒有什麼大關係；你是男子，你容易被人家原諒，只要你肯回去，人家就都會稱贊你的，同時也讓日本人知道，你不是隨便好欺騙的。

王子久 可是皇軍並沒有欺騙我呀，我有功他就有賞，怎麼能算是欺騙我呢？

林友芬 子久，你不懂得，他這就是欺騙你。他這就叫你作他的奴隸，打自己的同胞，好讓他不費一點氣力，來奪取祖國的土地。

王子久 你這話似乎也有道理，可是人生一世，草生一春，誰不願意風光風光呢？我以
前當兵，當了好幾年還是一個兵，現在皇軍看得起我，把官給我做，也算看得起我了；我假如背叛他，良心何在呢？并且，爲人以忠義爲主，做了他的官，不忠於他的事，也不是個聖賢之道。

林友芬 子久，你這完全錯了，我問你，我們吃中國的飯，穿中國的衣，長得這麼大，又去幫日本人打自己，你又良心何在呢？說到忠義，你尤其不懂得；真正的忠義，應該像文天祥，史可法一樣。但這兩個人，或者你不大清楚。至於岳飛，你該曉得

罷：他不降金鑄子，想把外國人趕出去，那才是忠義呢。彭公案，施公案是清朝的奴隸，怕江湖上的會黨造反，編出本國人的市西，你也能信嗎？施不全，黃天霸才真是奴才的腦子呢！

王子久 好，什麼都只有你懂得，我全不懂，可是。你爲什麼要讓日本人千人萬人糟蹋呢？（坐在台櫃旁邊椅上）

林方芬（哭）唉！王子久，你太使我傷心了。（快步追到他的面前）你現在也不發發氣，再聽我說幾句罷。

王子久 你說吧？

林方芬 我們現在不替忠義，奴才這些事實，可做不可做，你總該顧到吧。你知道你現在跟誰日本人幹，是很孤單的嗎？這一向來，你知道全鎮的人都在反對日本人嗎？朱伏生是江湖上一位小爺，要反正；幼安是一個不脫小孩氣的拍頭反正；你看今天來道喜的賀客，那一個對「皇軍」是滿意的？你能够殺得乾，捉得盡嗎？再說，你做了連長，你就效忠「皇軍」，可是你所管的弟兄們，是不是每個人都有連長做呢？

他們因爲沒有官做要造反，你的連長還做的成嗎……子久，我因爲你過去待我太好了，而且我們已經是夫婦，有話我可不能不說。請你對於種種方面，多想一下吧！

（王子久忍着氣聽，聽完了，一邊想，一邊走，場上靜着）

林友芬 你以爲對嗎？

王子久 我就不信會有這些事。並且皇軍已經開了駐防軍來了。殺了幾個之後，當然沒有人敢再胡鬧了。我的部下，我平日待得很好，更不會出岔子。

林友芬 難道我的話都不能信？

王子久 皇軍待我實在太好了，我不能反對他。固然，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這些事，我不能聽妻子的話，我應當有我的主張。

林友芬 （氣極）如果是這樣，我不能隨着你幹。

王子久 那隨你罷，可是你不會離開我的。

林友芬 （無可奈何的低下頭）算我再沒有話說了。（走開一步）

王子久 （趕上）友芬，（握着她的手）你今天不大好，休息休息罷，人不大好，就不

要想事想得太多。

林友芬（不理他，走到台櫃邊看鐘）七點五十分，還有十分到八點。

王子久 你說什麼？

林友芬 沒有什麼。

王子久 友芬，你不要爲剛才的事太難過，你是『皇軍』的特務人員，你自己也應該想清你的責任；幸而剛才沒有別的人聽見，假如尤大知道了，那才麻煩啦，我知道你因爲跟朱伏生他們太熟了，所以想救救他們；其實你是錯了：對於不安份的人，我們應當把心腸硬一點對付他。

林友芬 算了罷，我說也是白說的。

王子久 那麼，你躺一躺吧，我還得到部隊裏去一趟，雖有趙國材在那兒，我還是不大放心。

林友芬 你很可以放心。

王子久 不，我不能放心，朱伏生他們那些人都是強霸的，怕有不安，我還是去看看。

林友芬 (轉身) 不行，我不能幹你去。

王子久 (取衣服穿) 我去看一看就回。

林友芬 (攔住) 要去，停半點鐘再去。

王子久 我不放心，國材說你只要我回來看你的病，所以我什麼都沒有弄妥就回來了。

林友芬 那麼，再留十分鐘，只要留十分鐘。(把他迫向左邊)

王子久 你怎麼啦，今天忽然這麼孩子氣？好吧，就留十分鐘。(坐在左角上的短沙發

上) 有什麼事嗎？

林友芬 沒有什麼，你坐一坐吧。(她走過來，對着窗外望。) 今夜的月亮很好——

王子久 (起身看) 那兒？

林友芬 那有山影子的地方。

王子久 那是二郎廟。

第四幕

林友芬 是新到的日本駐防軍扎營的地方？

王子久 是的。還沒有息燈？大概是今日商會去勞軍，喝酒吃肉弄遲了。

林友芬 你知道商會去勞軍嗎？（回頭望着他）

王子久 我回來的時候，碰着李胖子押着酒肉禮品往那裡去了。

林友芬 噯，（再向窗外看）燈都息了呢。

王子久 唔，大概睡覺了。

林友芬 （走開）睡了，就快了。

（沈媽送茶上，把茶擺在台櫃上）

沈媽 太太，今晚還要什麼嗎？

林友芬 不要了，你到前廳去守着，不叫你不要到這兒來。（沈下）

王子久 友芬，你看二郎廟山上，忽然起了火光，那是爲什麼？

林友芬 什麼？是啦，是他們。（跑近去看）

王子久 你說什麼？

林友芬 沒有什麼，（王走到床邊坐下）我怎麼好呢？

（遠遠的步槍聲）

王子久 （驚）怎麼？槍響？（走到房中竚立而聽）

林友芬 他們起來了！

王子久 友芬，你知道嗎？是什麼事？

林友芬 我……我不知道。（她從抽屜裏，拿出手槍，但仍隱藏在身後）

王子久 這槍越響越多了，我不放心，我要到隊部裏去。（他往外走）

林友芬 （猝然轉身）你不能去！

王子久 （不知所措）友芬，友芬，你這是爲什麼？

林友芬 今晚這兒的老百姓起義！你的部下反正！你不能再出去！

王子久 我的部下反正？

林友芬 是的，趙國材帶着你的部隊，在攻打二郎廟。

王子久 你說趙國材？

林友芬 是的，子久，你的部下通通變了，你趕快信我的話，還來得及。

王子久 (更驚) 怎麼？你也是中間的一個？

林友芬 是的，我的主謀；我叫趙國材要你回來，然後傳你的命令反正，放出被捕的人，發出被檢出的槍枝，攻打二郎廟。

王子久 (大怒) 你竟敢如此！

林友芬 (出槍逼他) 我勸你趕快回心轉意！

王子久 不，我不能，我攔死你這娼婦。(大步趕去打友芬，友芬大叫一聲；開槍。王中彈後退，倒在門外。芬無力，槍墜，跌倒。沉寂一刻後，望門外；掙扎立起；跑到門外，看了一下；抱頭轉身。) 他……完了。(倒在中間短沙發上) 我應當這麼做的。這套東西，他只能這麼死。(立起走到條桌邊向外望)

(外面沈媽呼聲)

沈媽聲 太太，槍響了，(蹴倒的聲音) 嗚！(沈入) 太太，槍響了，我也聽見了。(

芬不答) 太太，老爺呢？

林友芬 被我打死了，在門外。

沈媽 喔！

林友芬 沈媽，外面起義打日本鬼子，老爺是漢奸，被我打死了。你不要怕。

沈媽 打日本鬼子？（驚疑）

林友芬 是的，一會兒就有好消息，（沈漸由驚疑轉到領略歡喜的表情。芬在床上取了

一床毯子，再回頭向沈）來，你和我把老爺的屍搬開一點，別讓他擱在門口，再把這毯子蓋了。（二人，一人拿燈，一人拿毯子下，一會，友芬進門回頭向沈說）你還是守在前廳去吧。讓我一個人在這裡。

沈媽 是的……可是……

林友芬 去，去，好好的看住前門和大廳那一邊，（沈下，芬到窗口望了一下，自語）那兒戰事還沒有完，該不會有什麼意外罷！

（小桃跑入）

小桃 嫂子，你這裏的事情怎麼樣啦？

林友芬 我把王排長打死了。井上呢？

小桃 我把他伴在家裏，他聽了槍響，要來找我王排長，就在外面，我招扶進來嗎？

林友芬 (點點頭)

(小桃下)

林友芬 我得好好地對付他。(發現自己的槍在地上，正預備去拾，井上已入，他手裏

也提著槍)

井上 友芬！

林友芬 呵，井上先生。

井上 你知道今晚是什麼事嗎？

林友芬 呵，井上先生，我正要來報告你，王子久變了！

井上 王子久也變了？

林友芬 是的，據說是被部下激變的，現在攻打二郎廟的就是新升的排長趙國材。

井上 他們攻打二郎廟？

林友芬 是的；可是不要緊，皇軍不是一中隊嗎？他們只有一排人，那不是送死。

井上（稍安）那麼，王子久呢？（看見地下手槍隨手拾起，注視友芬）這枝手槍是

那裡來的？

林友芬 是因爲他不聽我的話，我就把他打死了，就是用這把手槍。

井上 那麼，爲什麼會把槍丟在地上呢？

林友芬 因爲，我還是初次開槍打人哪，當我打了他的時候，我嚇得槍也掉了——你不

信嗎？你看，屍首就在門外呢。（井上又注視了一下，又看了一下槍）

井上 這枝槍，倒真是你的，（他把芬的槍插入衣袋裏，自己的仍提在手裏，跑出房

門去看，小桃與友芬都表示頗爲懷喪，井上再上）

井上 友芬，你真有用，你是皇軍的好特務人員；不久，皇軍的榮譽獎勵就會加到你

的身上，（將自己的槍也收入袋內）

林友芬 那麼，我該謝謝井上先生屢次的提拔。不過，王子久對我個人很好，我雖然爲皇

軍打死了他，我心裏也很難過。

井上：這可見得你的心并不十分狠。不過王子久一個那麼蠢東西，我這樣待他，他還是變了心，真出我意料之外。

林友芬：可見得單憑好心是不行呢？王子久因套還沒有使他達到不能回祖國的環境，所以 he 仍然被部下煽動了。井上先生要早把他弄得像我一樣：有家難奔，有國難回，他也就不會變了。

井上：是的？這原是我失察的地方。不過，皇軍失了王子久這麼一個人，并不算損失；這種人，他來了『皇軍』固然也要，他變了，殺了也就完了。這種人中國多的是，正如中國出產的原料一般豐富，只要我們隨時加以製造，就都可為皇軍出力。

林友芬：可是製造人不見得有製造器物那麼容易罷！

井上：都一樣，中國的人，中國自己不早教育他的民族觀念。國家思想，我們隨便製造一下，就可以作用，這就是我們以華制華的原則。

林友芬：不過，我以為這也不一定靠得住；比如以前皇協第一軍軍長李福和，『皇軍』花了多少力量才製造成功，譽之為『東方弗郎哥將軍』，結果被他的部下斬了。

『皇軍』反而陪上一位少將和其他的軍官多人。

井上 偶然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假如變成了一個汪精衛，或者王克敏，不是抵償有餘嗎？就說此地吧，失了一個王子久，但是有你和尤大能效忠皇軍，不是也就抵償有餘嗎？

林友芬 尤大是天生的，正如汪精衛，王克敏是天生的，確實是『皇軍』以華制華的一塊好材料，我怎麼能比得上呢？

井上 你有這一次殺王子久的功，『皇軍』永遠信賴你。（又一陣較密的槍聲，井上起身走到窗前）可是槍聲還在那裏響，事情不會變壞吧？

林友芬 不會的，『皇軍』的人多。

井上 友芬，你看，那山上有人影子在那裏跑，那是什麼人？

林友芬 （走近）那是『皇軍』追殺趙國材的部隊。

井上 （慌了）不是，你看前面跑的是皇軍，他們跑的姿態我認識，……呵，被他們擒住了。

林友芬 那麼，皇軍打敗了。

井 上 友芬，小桃，走罷，我們不能再待了。

林友芬 可是假如前面有他們的人呢？

井 上 我有槍快走罷！

林友芬 可是，我怕，假如人多，你也照顧不來。

小 桃 我也怕，你不如把嫂子的槍還給她嗎？你們兩人照顧着我。

井 上 好，我給你，（他給她槍，當他自己的槍還沒有取出，她已用槍對着他）

林友芬 井上，你不能走，把手舉起來。

井 上 怎麼？你，友芬！

林友芬 沒有什麼，我不安心做奴隸，我要回到祖國去。

井 上 中國不是不能再容你嗎？

林友芬 可是當他們識破了你的陰謀的時候，他們都歡迎我回去，縱或他們不容，我的

心也教我這樣做。我剛才不是告訴你嗎，我不是在精衛。

井 上 友芬，你這又何必呢？你剛才不是還打死了王子久嗎？他們不會再容你反過去

的。

林友芬 是的，我打死了王子久；我打死王子久是因為他是生成的奴才，不肯聽我的勸告。老實告訴你，你們的殘酷陰謀是全盤失敗了；你們的偽軍都裏反正了；淪陷在鐵蹄下的中國人，都舉起旗了；你們的侵略的陣容快要瓦解了；你所收的一批漢奸，除了王子久死了，尤大不久就要被捉，其餘的如朱伏生，李胖子，小面至於幼安那小孩子，小桃，這被你蹂躪的土娼，都團結一氣來宰殺你們了。

井 上 小桃，你也是的？

小 桃 是的，你糟蹋我，你殺我的媽媽，你陷害我們整個民族，這正是我們報仇的時候，你把我小桃看作你們日本的藝妓，你可錯了，小桃已經是抗戰中的同志。

井 上 (氣急) 你們這班東西，都欺騙了我。我不怕你們(很快的枝槍，小桃急上，抱住井上的手，咬了一口，槍落地上，幼安和牛如虎上，牛如虎抱住井上，幼安我攆繩子，把他綁好。)

林友芬 你們兩人來得正好，不然可不能捉活的。

胡幼安 小桃，這里究竟是怎麼樣的？我們可只知道主子久反正呢。

小桃 告訴你罷。今天的事，都是嫂子做的，嫂子勸王排長反正，他不肯，也被嫂子

打死了。

牛如虎 是這樣的？我真不行，我今天還在這裏罵嫂子呢。

胡幼安 （極高興）我早知道嫂子一定會幹的，這可證明了，嫂子萬歲！

林友芬 得了，得了，你們可別孩子氣了，事情還多呀。你們先把井上送到前廳耳房裏

去關着，幹沈媽看住，然後再去搜查尤大。——小桃，我們還得上你那裏去搜查一

下那些重要的文件，也許還有別的東西。

（牛牽井上，幼安敲他的頭，直向後面去了）

林友芬 小桃，我們走吧。（桃和芬同下）

（場子裡靜了，只遠遠聽到稀疏的槍聲，一會兒，外面有人聲）

外聲 王排長，王排長，（是朱伏生叫聲）怎麼沒有人？（朱伏生和史竟成入）

朱伏生 我們坐下來再說罷，想不到王排長也能反正。

史竟成 到底是中國人，在良心受譴責得厲害的，自然會悔悟的。

朱伏生 我看一定是林友芬勸他反的，要不然，這個人是非常固執的，沒有這個大氣兒。

史竟成 也許是的，等他們來了，我自然會明白。

朱伏生 可是爲什麼王嫂子也不在呢？難道兩人都趕着指揮去了？

史竟成 你聽，槍聲稀了，大概二郎廟那邊已經得手。去掘井上的人大概不久也會有回信的——可是這屋子另外就沒有別人了嗎？

朱伏生 有一個沈媽，耳朵不大聽見，（呼）沈媽，沈媽——（沒人應）讓我去看看，（朱携手電出，驚呼）喲，這是什麼？

史竟成 什麼？（趕到門口）一個尸首！你掀開毯子看看是誰？

朱伏生 王排長！這是誰打死的？（隨即走入）事情真奇怪！

史竟成 自然是漢奸！

朱伏生（坐下）我們且等着罷，總不會沒有下文的。

（忽然窗外遠處，人聲嗷嗷叫濟，「抓住他，別讓他逃走，他是漢奸」二人注意聽）。

史竟成 你聽，民衆在抓漢奸。（二人齊到窗口看）

朱伏生 你看見嗎？

史竟成 遠了，看不情。

（群眾的聲音漸漸遠了。在近處忽然發現兩個人的聲音：「捉到了嗎？」「跑了」）。「唉！真可惜。」

朱伏生 又不知道是誰逃跑了，真可惜。

史竟成 民衆都起來了，漢奸是逃不脫的，我們到門口去看看罷。（二人下，尤大從窗口露出臉來，見沒有人，即爬上來）

尤大 好危險，（四面一看）怎麼沒有人？（到門口看了一下，又把窗子關好，然後坐在靠椅上）真不知怎麼回事，明明都抓了的，又有誰造反呢？……要脫有兵打二

郎朗，那除非是王子久也變了，（面色猝然頓敗）唉！完了！——朱史兩人在外面談
（着話）

朱 聲 大概沒有走這邊來。

史 聲 如果是——個大漢奸，總不會跑掉的。

（尤趕緊起身，走到茶几邊坐着，裝着泰然的姿式。朱，史進）

朱伏生 尤大你這漢奸，你也來了！今天你可走不脫了。（拿手槍指着，尤并不驚慌，
笑容起立。）

史竟成 他就是尤大？

朱伏生 是的，漢奸的頭子，井上的爪牙。

尤 大 朱大爺，你今天可弄錯了，我也是起義的一個。

朱伏生 胡說，你也配講起義。

尤 大 你說今天晚上的事不是正連長幹的嗎？

朱伏生 是的，可是跟你有什麼相干？

尤大 告訴你，這是我跟王子久商議做的。

史竟成 你和王子久商議做的？

尤大 這位是史大爺吧？

史竟成 唔。

尤大 我本來早存心起義，但因為井上非常精明，所以我一直不敢露出一點形色。自從史先生來了，本鎮的人心，不躍躍欲試，我就想來找史先生，不料今天你們幾位被捕，更不能讓諸位毫無代價就犧牲了，所以我今天下午就苦勸王通長反正，結果是兩人同意了，他指揮軍事，我做其他的事情，譬如聯絡士紳啦……等等。現在我的事情完了，所以來找王子久商量以後的辦法。

朱伏生 無論你怎麼講，我不相信。

史竟成 可是王子久死了，你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嗎？

尤大 王子久死了？

朱伏生 被人家槍打死的，屍首就在門外面。

尤大 那麼王大嫂呢？

朱伏生 沒有看見。

史竟成 我們一來，就沒有看見。

尤大 （想了一下）壞了，壞了，準是林友芬打死的。她是井上第一個親人，一定是王子久回來露了風聲，被友芬打死，她和井上逃走了。（朱遲疑）

史竟成 伏生，你以為他的話怎麼樣？

朱伏生 我看友芬不是這樣的人，同時，尤大的轉變也太突然了。

尤大 朱大爺，你要知道，你是爽直人；我平日比你滑一點也是實在的，你想，時機不熟，我怎麼能露出一點影子，自取失敗呢？至於王子久不是林友芬殺的，我雖不能證明，然而，我以前不是跟你說過嗎？她是一個最深謀的女人，你總相信吧？

（朱伏生沉吟）

史竟成 伏生，我還有一件事不明白，今天上午我們捉，究竟是誰告的密呢？

朱伏生 是呀，我當時急促，也忘了問趙排長。

尤大（得計）對了，那一定也是林友芬。你想，你們做事那麼機密，不是友芬，誰能看得出來呢？伏生，你以前向她露過一點風沒有？

宋伏生 她知道的，可是她說過不干與這件事。

史竟成 而且，我也到這裏來過。

尤大 那邊有什麼說的呢。

宋伏生 可是她不會知道我們開會的地方呀！

尤大 你們今天就沒有在她這裏露過一點風嗎？

宋伏生 史先生教幼安來報告我，我們在客廳裏談了幾句話，我出去的時候，還聽得她

叫了一聲「伏生」，可是我沒有理她。

尤大 還沒有得說，一定是她叫人跟上了，探出開會的地方。

宋伏生 這些日子，我雖有點疑心，但我總不相信她會存心害我們。

史竟成 尤大爺，如果今天的事是你幹的，我們大家真誠謝謝你；而且你的功勞也不小

。王排長怎麼死的，現在也不必管，是誰告的密，以後也會知道的。伏生也不必還

疑，我們大家請尤大爺坐一坐，聽各方面的消息罷，（三人落坐，場稍靜）

尤大 你說攻打二郎廟的是趙排長領隊嗎？

史竟成 是的。

尤大 我真想去看看，假子有什麼不妥，好大家想法子。（立起想走）

朱伏生 現在槍聲已經沒有了，大概是成功了，尤大爺可不必走。

尤大 （急著徘徊）不走就不走，（又坐下）伏生，你這是何苦，難道你還疑心我嗎？

朱伏生 （不理他，轉身向史說），史先生，倒是牛如虎和幼安我還就心。要是井上那兒另有黨羽，可就麻煩了，我到想去看看。

史竟成 你去看看也好，我陪尤大爺在這裏等你，（朱下）

尤大 朱大爺總不放心我，也許是怕我得了他的功勞，其實我要功勞幹什麼。

史竟成 尤大爺，伏生倒不是那樣的人，你在這裡坐坐不也很好嗎？

尤大 可是我家裏的人不知我怎麼樣了，一定不放心。並且我有過一點漢奸嫌疑，也

幕 四 第

難免不有人趁火打劫，我真不放心。

史竟成 你慮的也是，可是……

尤大 我家裏很近，我去走一趟，回頭就來好嗎？（尤大預備走，兩個青年民衆押李

胖子，尤大趕緊背轉）

民 甲 史先生，我把這胖子逮來了。

民 乙 他是漢奸，商會會長，替敵人販賣毒物的總承人。

史竟成 啊，這就是那個漢奸商會會長？

李桂福 我不是，我也是反正的，我今天還有很大的功勞。

史竟成 你也有很大的功勞？

李桂福 是的，我今天到二郎廟去勞軍，把鬼子的官兵灌醉我才回來。

史竟成 真是嗎？這有點教人難得相信吧！

李桂福 （熟視史）呵，你就是王排長的弟弟吧？是你的嫂子教我去的。

史竟成 我的嫂子教你去的？啊，你還記得那天我隨便答應的一句話。好，李胖子，我

暫時也不難爲你，只要你自事實證明。你坐下來吧，告訴我，我姓史。

李桂福 姓史？我懂得了，你當時是騙我的，怕我瞧出你的底子來。

尤大 可是史先生，我得走了。

民甲 啊，尤大已經捉了在這裡，尤大，今天可有你受的啦。

史竟成 他說他現在是有功之人啦。

民乙 史先生，那可有點兒不像。

民甲 他是漢奸中最壞的一個，無惡不作。

史竟成 他說他是這次勸王排長反過來的人呀！

民乙 不行，這樣的人，我們可不能放過他，幫助鬼子敲詐勒索，無所不至，我們都

恨極了他。就是他反過來，我們也不要，我們要殺了他報仇。

民甲 如果放過他，我們爲什麼要趕鬼子走呢？他比鬼子更壞。

史竟成 尤先生，這可不能怪我，現在他們民衆不能讓你走，我也只好暫時服從民意，

以後的事情再說吧。

尤英。你們這班東西，真是……可悞了我的大事。

民甲 我恨不得宰了你，在裏面放炮短一點。

史竟成 好，將來自有一個處置，請你們兩位暫時在門外守候一下罷。（甲乙退到門

口）

李桂福 尤大爺，你怎麼也在這里，是捉來的嗎？

尤大 不，我是來找王排長商量事情的，可是王排長被林友芬打死了，他們就把

我扣留在這裏。

李桂福 尤大爺你就活該啦；我倒是被捉來的，你爲什麼要自己跑來呢？

尤大 我是這次起義的主謀人，我爲什麼不來呢？李會長，像你這樣漢奸做到底的人

，才是活該咧！

李桂福 你還說呢，我當漢奸就是吃你的虧。當會長，賣鴉片煙，要不是承你介紹，說

得那麼天花亂墜，我會做嗎？我真恨你。

尤大 得了罷，李會長，你自己想發財，還怪我咧。

史竟成 我看你們兩位都最好暫時不說。說起來，兩位過去的歷史都會說出來，假於明天還要做功臣的話，實在太不雅啦。

李桂福 我沒有什麼，我不過是想發財，一時沒有想得通，比不上尤大爺那麼想做大事業。

（場子靜了一下，趙國材上，史迎上）

趙國材 你在這里？好極了，我們全部勝利了。我一開始就在山上把火一舉，一班弟兄由二郎廟前門衝進去，鬼子兵都醉得像豬一樣，睡在大殿上，有些連衣服都沒有穿，我們的人一撞進去，就打的打，殺的殺，已經死了不少。有些莫明其妙從後門逃走，又被其餘的兩排弟兄在後門外山路上攔打，刀殺，已經剩得有限。現在我帶回了一班人，還留了兩班在那裏搜索殘餘，清點器械。

史竟成 好極了，趙排長真是能幹。

趙國材 這是機會好，誰都幹得來的事。第一個能幹的還是我們王嫂子，她安排一點都對。

史竟成 怎麼？是她安排的？

趙國材 完全是她安排的；她叫我把王連長叫回來，然後，傳王連長的命令反正。最奇怪的是不知道她又使了什麼法子，使鬼子兵今天都爛醉如泥，就讓我比殺豬仔還容易些。

史竟成 想不到友芬是這麼沉毅有爲的人，她竟還是以前一樣。我太小看她了！我真慚愧（沉鬱地走開）

趙國材 王嫂子，我早就看出她不是一個自甘下賤的人。果然，這次大功，成在她的手裏。

李桂福（從人叢中擠上去）這可證明我的話不假了吧。王嫂子叫我勞軍，我和商會的幾個朋友，就在那裡儘量地勸他們的酒，結果把他們灌醉了。可是當時，我還一點都不明白。

趙國材 是你？李會長，你的功勞可真不小。不然我一排人如何抵得過他們一中隊呢？李桂福 管他功不功，只要不再做漢奸，我就心滿意足啦。

（此時尤大又想從窗子逃走，又被民衆甲看見了，拖住他，擱在沙發上，大家注意了，一下，仍然談下去。）

趙國材 可是王嫂子和夫婦兩人怎麼樣了呢？

史竟成 王子久被打死在外面屋裏。

趙國材 王子久打死了？王嫂子和子久叫我子久叫回來勸他反正，這一定是子久不聽，她就把他打死了。

史竟成 那麼現在事情都明白了。李會長的事情也證實了，當然沒有話說。（他們把李的繩子解開了）只有尤大該暫時處理一下。尤大。你這一下子可輸服了，還總不會再有辯了罷？

趙國材 還有什麼可說的。領導日本鬼子作惡，原來就是罪魁禍首。況且今天諸位被捕，也就是他告的密。萬惡不赦的東西。

史竟成 是他？

趙國材 王子久說他尾着朱大爺和幼安探出開會的地方，來告密的。

民乙 殺了他爲老百姓報仇。

民甲 先把他捆起來，明天遊了街再殺。（民甲，乙取了綁李的繩子綁起尤大）

史竟成 你們兩位先把他牽出去，押在另一個房間裏，明天再處置他。

趙國材 可是王嫂子和小桃究竟那裏去了呢？爲什麼還不回來？

史竟成 （望着李胖子，忽然想到）趙排長，壞了，壞了，我們趕快去尋，也許遇着意

外。

李桂福

趙國材

怎麼？

史竟成 你想：友芬一向是被人家看作漢奸的。今晚起義，到處民衆，都在捉漢奸，假

如碰了這班人，可不由分說會吃虧的！

趙國材 啊，那麼我趕快去找去。

李桂福 這真可怕，我就是這樣被捉來的，憑我毫不抵抗的，還換上了幾拳呢。（趙預

備走，柴伏坐上）

朱伏生 史先生，壞了，友芬被民衆打傷了。

史竟成 怎麼，打傷了？

朱伏生 是的，而且傷得很厲害，現在幼安和小桃扶着她來了。

（小桃扶着林友芬上，朱忙把沙發拖出，後面幼安和牛如虎跟着，還有幾個百姓。大家接着，把友芬放在椅子上，史和趙看了一下傷）

史竟成 伏生，究竟是怎麼樣的？

朱伏生 我去的時候，在井上的房子外面，有一堆人圍在那裏，口裏在叫打，我心裏還以為是捉了井上在打呢，所以並沒有急於要解開。直到我聽見那叫苦的是女人的聲音，我才注意；接着小桃看見我了，才大呼我救她出來。我於是一面大呼不要打，一面分開衆人進到人叢裏去護住她，他們才停止了打，接着小桃又大聲說：「今日起義，是林友芬主謀，井上是她捉的，王排長是她打死的」。大家才恍然大悟。這時幼安和牛如虎也來了，又當衆一報告，於是有的散了，有的又感動得，「千不是萬不是」的解釋，井很關心的護送她同來了。

李桂福 井上捉住了！

胡幼安 是的，嫂子和小桃正要開槍打他的時候，我和牛如虎一來就捉住了。

民衆丙 這龜崽子可也有今日。

民衆丁 這真痛快，林小姐也真能幹。

民衆戊 林友芬是民族英雄。

民衆丁 我們贊成林友芬小姐！

民衆丙 （制止丁）要說『擁護』。

史竟成 你們不要鬧，小桃，那時井上既已經捉住了，你們爲什麼又出去呢？

小桃 那時候，嫂子又說，井上那裏的文件很重要，鬼子的陰謀，都可以從那兒搜出

來（她把皮包交給史）你看，這就是嫂子清出的文件。想不到，羣衆一擁就上來

了。

民衆丁 真可恨，查出那先動手的，不能輕饒他。

民衆丙 打民族英雄的，也等於做漢奸。

趙國材 嫂子，不怎麼痛苦罷？

林友芬 現在清醒一點了，可是全身都是疼的，心裏發熱，我要喝口水。（小桃取水給她喝了）

李桂福 口裏吐血，這傷可不是玩的。

史竟成 友芬，好過一點了嗎？

林友芬 （看了一下）史竟成也在這裏嗎？二郎廟那邊怎麼樣了呢？

趙國材 嫂子，我們已經完全勝利，你講的我都做到了。

林友芬 國材，你很好，你比王子久有希望，願你永遠爲民族爭光榮，李會長在這兒吧？

李桂福 王嫂子，我在這兒。

林友芬 你今天做得很好，你已經不是漢奸了，希望你以後永遠是中華民國國民，伏生，竟成，看在我的份上，你們不必再提以前的事啦，李會長是商人，好利的心重一點，是有的，他可不是存心做漢奸，關於這種人，我們只希望他趕緊回頭。

李桂福 我也知道我這個好利的毛病不大好，以後我還得改良。

史竟成 友芬，我真對不起你，我看錯了你了，我幾乎誤會到底，也幾乎誤了國家的大事。

林友芬 竟成，請你不要難過，我現在雖然滿身痛苦，可是心裏却非常高興。在過去你待我很好，我也待你不錯，我們的愛情是犧牲在敵人的橫暴與陰謀之下的，不僅是愛情，我的名譽，貞操，人格，志氣以及我對民族國家的忠心，都被他毀滅了，所以在上次我們見面的時候，我完全是在絕望中；但是，現在我們又能共同為國家民族努力，而且在得到相當勝利之下，我們又再見了，你為什麼還要難過呢？現在不是談愛情的時候，我們且不去理他，但僅僅就我們還能共同為國努力一點上講，我們不也值得高興嗎？

史竟成 這是你的勇敢的結果，同時也是我慚愧的地方。

林友芬 不要是那樣的想，要不是你冒險到這裏來發動，就不會有今天，一班同志也無從結合，與政府也無從取得聯繫，就是我也無由改正我的錯誤……，可是真的救了

我的還是小桃，當我認爲是此生已再無可挽救，自甘倒行逆施的時候，她反而時時鼓勵我向上，她相信世界上沒有不能挽救的事，一直到今天，我決心做這件事，最後還是受了她的感動的。小桃，你來，（小桃走攏去，她握了她的手）好妹妹，你是我師傅，你也是中華民族被壓迫者的模範，你的純潔的心，可以洗滌世界上一切的污穢與恥辱，我也再不以人家叫媳婦爲恥了。

民衆丙 王嫂子，我們再也沒有人敢是那麼說了。

民衆丁 我們擁護你！

朱伏生 你好好的休息吧，大家都非常敬佩你的。

林友芬 （她看見了民衆，慢慢地立起來）諸位民衆，我感謝你們，你們是最公平的賞與罰，當我是漢奸的時候，你們就打漢奸，當你們已經知道我回過頭來的時候，你們又饒恕我。你們並沒有冤屈我，我從你們的身上得到了我的慰安；在你們嚴厲的監視之下，敵人的陰謀是被粉碎了，偽組織再也不會生效了，但願你們更鼓起你們的勇氣抗戰到底。哎呀！（她的眼睛閉了，又坐下來）

民衆（齊聲）怎麼？

史竟成 友芬！友芬！

林友芬（面紅氣絕的說）鬼子，強盜，中華民族醒覺了，你以華制華的陰謀粉碎了，

——嘻，我！我！勝利了，中華民族勝利了。（氣絕死去）

小桃 嫂子！嫂子！

史竟成 友芬！友芬！

——幕下——

芬 友 林

林 友 芬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十 月 一 日 初 版

每 冊 實 價 一 元

著 者

朱 之 倬

發 行 者

民 族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掃 蕩 報 工 廠

代 售 者

全 國 各 書 店

#.82
259032

書雜誌卷亦季
春詩書字錦叁期
弱說